

爐

著 琪 魯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爐

著 琪 魯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爐

著者 魯 珙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 •

1—5,000(審)

本定價 240 元

目錄

豬頭案	一
墳	一一
雜「傻子」	二四
自贖刑利	四三
教訓	五九
鴉雀的故事	七二
軍魂	九一
墟	一〇〇

豬頭案

一

楊家園子：地主周長祥這幾天聽說村裏從外面又來了一幫說是什麼「移民」。他尋思：「『移民』就是窮棒子。窮棒子一多咱可就沒招了，人家人多勢大，胡弄了這個，胡弄不了那個。這可沒治了，噯！」他越想越去，毛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抱着個禿腦袋瓜子在屋地上亂繞。

他老添過去是村裏頭有名的尖嘴婆婆。看他那個樣子，也不由得心裏發煩，張口就罵起來：「你還是幹啥？邊嫌窮的不夠呀？槐什麼，一會把那幫窮棒子攪來你就不攪了。」

周長祥正在想他的心思，冷不防他老添來了這麼一下，氣的他那耗子跟卡巴了半天，纔說出來一句話：

「你這個吳老娘們，一天就知道跟我出氣，你有能耐找那些窮小子去！」
尖嘴老婆當然也不讓勁，把她那臉橫肉和鴨子嘴一撇：

「你個老不死的，又拿『窮棒子』來嚇唬人，你有能耐你去找，還不是像鬼子似的。」

一 1 一

4876

周長祥氣壞了罵：

「你這個喪門旋，我倒難就倒在你身上了，你說我怕那幫窮棒子嗎？現在誰不怕，等有那天中央……」周長祥的話還沒說完，尖嘴老婆早就把嘴撇得像長在腮幫上似的搶着說：

「中央」「中央」，今個盼，明個盼，連個鬼影也沒見，「中央」還不定在那國呢？」

他老婆說的聲大了一點，把周長祥吓壞了，連忙過去給了尖嘴老婆一巴掌說：

「你想做死啊，叫人聽見！」

尖嘴老婆也知道說的聲大了，吓的趕忙住了嘴，半天沒說話。

周長祥緩了一口氣說：

「你知道什麼，等幾天還不知又得怎麼的呢？」

「怎麼的，要東西沒有，要命就拿去！」

「我說這幾天來「移民」啦！」

「移民？」他老婆有點不懂。

「「移民」就是從別地方搬來的窮棒子，跟這塊的窮棒子一樣。」

「搬來又能怎麼的？」

「怎麼的，他們窮棒子一多，就又够咱們吃的，你那點「底」啊，」周長祥說到這輕輕的，但

又狠狠的說：「還不是都得完蛋！」

「啊！」別的不算，聽了要挖「底」這一聲可把尖嘴老婆吓一大跳，忙問：

「誰說的？」

周長祥便勁瞪了她一眼，好像要罵她糊塗死了，接着就說：

「我還沒說完哪！你等思窮梅子一多，在一塊什麼道道還想不出來，你哪點小心眼，還想叫人家猜不透？」

「刀按脖子上也不說，橫是東西不能自己跳出來。」尖嘴老婆算纔心了，把她屁股使勁往炕裏一扭，好像這更表示出來她的決心。

「你豁上命，我豁不上？」周長祥說。

「那你說怎麼辦？」

「怎麼辦，想法頂！」周長祥又摸起了他那禿光光的腦袋瓜。

「想吧！」尖嘴老婆又來不耐煩了，接着就說：「想法、想法，打頭年春天你就想，左一個法，右一個法，哪一個法靈過？要不叫你那些好法，我那點東西，還不能叫人家挖的那麼快。這回又想法，想吧！我看你是癩蛤蟆跳油鍋，做死不知怎麼好了！」尖嘴老婆一連串說了一大堆，叫周長祥連插嘴的地方也沒有，說完賭氣把臉往炕裏一扭，一聲也不吱了。

周長祥氣的乾瞪眼，跟她吵大了，又怕別人聽見，不吵氣的又難受，沒法就狠狠的罵了一聲：

「媽的！」也就不再理她了。

周長祥又開始在地上轉，他的「法」在腦袋裏像無數的小蟲子，東鑽一頭，不行，西鑽一頭，不通。轉了一氣，他忽然想起來從二區搬回來的一桿子打不着的姑表親孫文全。想到他，腦袋裏翻了一個個，有了辦法，站住了腳。這個辦法雖然是老法子，但是現在用一用，也許能行。

「對！就這麼辦！」周長祥決定了這個辦法後，臉上的肌肉鬆下來了，擦了一下禿頭，弄一手濕漉漉的冷汗。

二

三更半夜的，地主周長祥家的旁門吱嘎一聲開了，很快的就走出來一個黑影，這個人哈着腰，三步兩步拐過了周長祥家的牆角，走過了三四個院，就鑽進一間小房裏，這個人是誰呢？就是從二區搬回來不久的孫文全。

孫文全頭五年就搬到二區去了，這回為什麼打二區搬回來呢？這是一個秘密，他能說會嘮，看報，念報都是一哇哇的，他又說以前到北安什麼幹部學校調過練，又跟什麼主席下過鄉，但是他怎麼回來的呢？這又是一個秘密。

楊家園子的貧僱農看他能念報，就時常找他來給大夥念報聽，雖然有人知道他是一個破落地主，但是「既往不追」現在也窮啦！一來二去，拿他也不大見外了。

孫文全呢？神氣起來啦！一天在機會出來進去的，好像道理誰也沒有他懂得多似的，動不動就

提上兩句：

「我跟×主席下鄉那陣……」

可是這幾天來有些人對他犯疑惑了，好像看見他「黑燈下火」的到地主周長祥家去過。人們對他就不像前幾天了，有人在核計：

「孫文全是咋碼事呢？」

孫文全仍然是挺「仰棒」，一天夾着一張東北日報機機噹噹的，雖然這樣，孫文全這幾天叫「移民」鬧的，也有些不得勁，他看見楊家園子的貧雇農對外來的「移民」那種熱乎勁，心裏越來越不舒服，他知道窮哥們越多勢力越大，越往一塊熱乎心眼越多，他怕人家查出來他在僑滿當過兩年「村吏員」，又怕知道他……。究竟人多眼睜亮啊！這個有點不大妙。

今個白天他大姨夫周長祥打咐他孩子偷着來告訴他下晚去，他也正好想去商量一下這件事。

半夜裏從周長祥家回來後，孫文全就有了辦法，在炕上輸了一宿沒合眼，傍晚天亮時，他很滿意的睡着了，覺得這個法好極了，準保叫這幫窮小子弄不到一塊去，再有他喜歡的就是：周長祥應許給他五塊大洋。

三

「移民」來的窮哥們到了楊家園子以後，受到楊家園子貧雇農招待的很週到，但是近兩天來不

知怎麼就變樣了，有許多人見面都是冷落落的，到歲會去開會也沒有以先那樣熱乎了。

在移來的窮哥們當中忽然傳開了一種謠言，說什麼：

「黑龍難壓地頭蛇」、「好龍難佔鳳凰窩。」

在楊家院子原來的貧僱農當中也傳開了一種謠言，說什麼：

「好孩子不往廟裏捨。」說移來的人不是壞蛋就是二流子。

這纔一來，謠言就像六月裏的蒼蠅，到處亂嗡嗡。

孫文全呢？在這幾天也跟著蠅一樣到處亂飛，東家串一遭，西家坐一會。也說些「黑龍難壓地

頭蛇」和「好孩子不往廟裏捨」一類的話！

外來的窮哥們有許多人這樣互相議論着：

「咱們到這來他們一定都不樂意。」

「我看也是，分了他們的房子住，又要分出他們一些地，他們那能樂意呢？」

「不用說，分地的時候，一定不能給咱們好地。」

「還不得人家挑够了，破破爛爛的給咱們！」

「早知道這樣，我也不來了！」

在楊家院子原有的貧僱農呢？他們也互相議論着：

「好孩子不往廟裏捨啊！說不上都是些不生產的二流子，什麼的，人家把他們趕到這塊來

了！」

「別跟他們太近乎了，說不定還有壞蛋在裏邊呢！」

「開會也少跟他們核計事吧！」

事情越來越巧，偏偏這兩天農會鬧爭果實「豬頭」放在外面凍着就丟了兩個。這件事情一發生，楊家園子的貧僱農就火了，咱們農會從來沒有丟過東西，怎麼這回就丟了東西了？有不少人嘴對着耳朵說：「說不定就是那些「移民」幹的事。」說這話頭一個人是誰呢？那就是孫文全。

外移來的窮哥們呢？也覺得有些不對勁，怎麼他們從前不說丟東西，偏是我們來了他們說丟東西呢？也有不少人的嘴對着耳朵說：

「這準是怕我們來了多分了他們的果實，他們偷着拿家去吃了，當我們就說丟了。」最先是誰引起來的這種話呢？那也是孫文全。

開貧僱農會了，在會上提到了這件事，楊家園子的貧僱農沒說啥，只是有人「哼」了幾下，外來的窮哥們也沒說啥，也有人在裏面「哼」了幾下，兩方面的心裏好像都有個數，意見越鬧越深。

孫文全就得意洋洋了，滿面紅光，心裏想：「你們鬧吧！越鬧越好。」他偷偷摸摸到周長祥家去的次數更多了。

傍黑的時候，周長祥把房門插好，約模不能有人來了，他叫他那個尖嘴老婆：

「你把孫文全拿來的豬頭「呼」上，他媽巴子，叫那幫小子闖去，咱們吃上一下！」

「不能叫人看見啊？」他老婆拿着豬頭有些害怕。

「怕什麼，吃在肚子裏叫它變成糞，那找去！」周長祥得意的攙起他那禿腦袋，耗子眼也睜睜起來了。

他老婆這次沒有跟他吵架，順順當當的把鍋裏添上水，燒開火。也許她知道這幾天她丈夫的「法」好使了。

「看我這法好不好使？這樣準叫那幫窮小子沒有工夫再往咱們身上打算盤！」周長祥越想越得意，止不住的自己又誇獎了一句。

「得啦！別誇啦！就使了這麼一回能行的「法」！」尖嘴老婆已經把火點着了，鍋裏漸漸冒出肉味。

外面天已經黑了老些時候，鍋裏的豬頭也快不大離了，周長祥坐在炕上正想一會怎麼大吃一頓，忽然外面有人叫門，這一下差點把他腦漿子吓得迸出來。

尖嘴老婆急的圍著鍋台直轉，想把豬頭撈出來，一時又下不得手，嘴裏直說：

「這咋辦？這咋辦？」

外面查夜的民兵叫不開門，兩個人一使勁把門踹開了。

一進屋就看見熱氣騰騰的，滿鼻子肉香。

「你們吃什麼？」

周長祥嘴直結巴說不出來，尖嘴老婆也瞪眼了。

一個民兵過去把鍋蓋一揭，另一個拿燈一照：

「嚇！豬頭！看你吃吧？」

民兵有些明白了，又追問：

「你們這豬頭那來的？」

周長祥到這個地步也沒辦法了，只好說：

「是，是孫文全送來的！」

民兵說：

「走！」

民兵帶着周長祥到了孫文全家。一進屋也是滿屋肉香味，孫文全正盤腿四平八穩的坐在炕上，眼前擺着個小酒壺，和他老婆大吃二喝呢！一看見民兵帶着周長祥進來，心裏一涼，酒壺就從手上掉下來，民兵上前只說一句話：

「走吧！到農會去！」

孫文全也知道說不過去了，耷拉個腦袋站起來。

一個民兵這時走到他的飯桌前一看就說：

「這也是豬頭肉啊！」

五

破了豬頭的案子，抓起來周長祥和孫文全，事情完全明白了。

在貧僱農會上，楊家園子的貧僱農和外來的窮哥們，有好多人都想起來：

「好孩子不往廟裏捨是孫文全對我說的呀！」

「說「移民」都是二流子和壞蛋也是他頭說的呀！」

「說「移民」偷豬頭也是他當我告訴的！」

「強龍難壓地頭蛇，好龍難佔鳳凰窩，也是他跟我們說的！」

「說楊家園子的人怕我們分果實也是他……」

這樣一來，事情就更明白了。在大會上兩方面的窮哥們都說出來心裏的話，滿天的烏雲散個一

乾二淨。

孫文全驚啦！什麼話都說了出來，把周長祥應許給他五塊大洋的事也說出來了。

楊家園子的貧傭農火了：

「好哇！周長胖還沒有挖淨你！」

當民兵帶着周長胖到他家去起塤在西牆角的東西時，他那尖嘴老婆坐在炕上放聲大哭，指着周

長胖罵：

「都是你這老不死的東西想『法』想的呀！可把我坑啦！」

一九四八，一月

壩壩

雨像瓢潑似的，從漆黑的天空潑下來。

婦女委員王秀芬焦急的一次一次的到門口去望：

「怎還不回來？壩不知怎樣了。」

她擔心着東大壩的水壩，也擔心他丈夫村主任張成祥去看壩沒回來。

天漸漸黑下去，雨依然沒有停。張成祥回來了。王秀芬接過他身上披的蓆袋，搭在凳子上，水從蓆袋直向地上流。

張成祥用手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說：

「這雨下的真邪虎！」

「壩怎樣了？」

張成祥喘了一口氣，坐在炕沿上，順手拉過來煙篋，一邊捲着煙一邊說：

「大壩裏的水悠悠的，雨再不住就有點懸！」

王秀芬擔心的又問：

「那孀有人看顧嗎？」

張成祥抽了一口煙，把一條腿支到炕沿上：

「生產委員跟幾個人都在那，不要緊！」

王秀芬連裏屋端出來一小盆苞米麵餅子，向他說：

「你吃飯吧！」

「你吃了嗎？」

「還沒冇。」王秀芬一邊答應着，一邊又拿來了筷子碗。

這時門開了，老王頭戴着個大草帽子勾勾腰跑進來，一進門就問：

「成祥啊！大孀怎樣了？唉！這雨下的，叫人提心吊膽的。」

王秀芬忙站起來讓坐：

「老王大爺來啦！快坐吧！」

張成祥一邊咬着餅子一邊說：

「眼下還不要緊。」

老王頭走過來，湊到張成祥跟前坐下：

「唉！這雨下的，誰都要掉下來了！」他忽然想起來似的接着說：

「他媽的，于二老婆剛纔到我那去借米，她說陰陰晴四十天，犯甲子啦！叫我一頓下給擲出去

了，真把人氣壞了，儘說喪氣話。」

張成祥已經吃完了一塊餅子，又拿一塊：

「于二長脖子再擄蛋，就得治他一下！」

「對啦！真要翻天啦！連我老頭子也治不了他。」老王頭說着坐不住似的又站起來擔心的問：

「爛不要緊哪？」

張成祥安慰的說：

「不要緊。有人守着呢！」

「唉！爛可是大事呀！咱這村連淹了三年，今年多虧這個好政府啊！想了法，幫助咱們挖了東邊那個大壩，壘上那大壩，若不是，這一下子不又算完啦嗎？」

張成祥吃完了最後的一塊餅子。王秀芬把筷子碗拿了過去，也跟着說：

「全轟那條壩啦！」

張成祥站了起來，心裏也有點像不安似的：

「纔剛我還到地裏走一遭，那些窪地裏還沒存住水，苗都沒淹，壩不開，就算沒事！」

老王頭又加寬的囑咐：

「千萬可要加小心哪！」他想想思思也沒啥事了，「回去啦！有事可叫我一聲啊！」

王秀芬答應：

「喂！不歇一會啦！」

「不啦！回去還得熬點油編蓆哪！」

「老王大爺生產真積極！」

老王頭不禁有些感觸似的說：

「還不都是因為有了這個好政府領導的呀！」說着走了出去，到門口看看天又說：

「唉！這雨下的！」

x

天愈發黑了，雨還沒有停止的樣子。王秀芬點上了燈。

張成祥坐在炕沿上，心中想着那火場，那條關係全村五百多垧地的收成好壞的壩……。

「你躺一會歇歇吧！」王秀芬體貼的說着把燈放在牆洞裏。

「不躺啦！一會還得替換他們看壩去。」

「你吃飽了嗎？」

「飽啦！」接着張成祥又說：「今年把這個困難過去，秋天打了糧就好啦！」他的話中含着無

限的希望和信心。

忽然院中狗咬，從門闖進來一個人：

「主任！」

x

x

張成祥，不楞一下跳起來：

「怎的啦？」

「還有點懸，生產委員叫我回來找你去看看！」

張成祥稍微安了一點心：

「好，走吧！」伸手過去把搭在凳子上的濕麻袋披上便和來人走了。

當王秀芬急忙趕到門口看時，在雨裏的兩個黑影，已經很模糊了。

x

x

x

天快半夜了，雨依然是大一陣小一陣的不斷的下。王秀芬靠着燈，一邊編草帽，一邊在等着張成祥。

「爛怎樣了？橫是不要緊了，天到這晚還沒動靜。」王秀芬心裏正在想著。

忽然村子東頭傳來幾聲劇烈的狗咬，接着就好像有人喊叫；王秀芬心中猛然的一跳，放下手中

未編成的草帽。

喊叫聲愈來愈清楚，起出聽不見，後來聽清了：

「爛開啦！各小組快去堵爛呀！」

「爛開啦！東大壩的爛開啦！快起來呀！」

王秀芬聽瘋了，忙站起來，手覺得有些抖索，剛想往門外跑，有個人一步就闖進來：

「婦女委員！婦女委員！」

「啥事？」

那個人喘息的說不出來：

「快，快點！噶！開了！」

王秀芬焦急萬分的：

「快點說吧！」

那個報信的人纔喘上一口氣說：

「主任叫你快點把……把婦女也領去堵壩，快，快點！」

王秀芬又忙問：

「噶開了幾個口子？」

「好幾個，快，快點吧！那水像箭似的……我還得通知小組長哪！」那人再沒說啥，轉身又跑

了出去。

村中道^地鑼聲四起：

「噶開啦！快起來堵壩呀！」

「東大壩開啦！……」

王秀芬吹滅了燈，也闖出了門。

在村公所屋裏，王秀芬急壞了：

「怎麼第三組還不來呢？」

男的小組，一組一組的都扛着鐵鎚，鎗頭的往東大壩跑去了，女的一組，二組也走了，第三組
怎還沒來呢？

王秀芬焦急的不能等了，剛邁步想去找，第三組小組長和兩個組員氣喘喘的跑進來，王秀芬忙問：

「怎回事？」

小組長氣咻咻的說：

「于二長脖子不讓他老婆去堵壩，他說東大壩通江，說不上堵不住壩，就會叫大水給沖去！吓
的好多人不敢來了。」

王秀芬氣壞了：

「走！把于二長脖子找來！」

找來了于二長脖子。

于二長脖子滿不在乎的旺着婦女委員說：

「我說委員——委員兩字說得有些特別味：『半夜三更，大驚小怪的啥事呀？』」

王秀芬氣沖沖的：

「子老二，你爲啥在這個時候搗蛋？」

子二長脖子無賴的，油腔滑舌的說：

「幹啥拍桌吓耗子的，雞搗蛋噠？當委員的說話得留點分寸哪！」

「你說你憑啥不讓別人去堵壩？」

子二長脖子的無賴勁越來越足：

「這真怪事，誰不叫她們去堵壩？」

小組長既這種情形也氣火了：

「子老二你說你剛纔怎說的？」

子二長脖更嬉皮笑臉的要着無賴說：

「那是對我老婆說的呀！我怕我老婆叫水沖去。」

另外一個組員也生氣的說：

「你纔剛不是當我們還說了麼？說壩一開就沒個堵。」

子二長脖子說：

「誰跟你說噠？你是我老婆啊？」

另外這組員一聽火了：

「放屁！你嘴乾淨點！」

別人一聽于二長脖簡直說的不像話，都有些火了：

「于二長脖你要啥無賴？」

于二長脖一看都張嘴了，心中也知道賴不過去，索性說：

「我說啦！本情麼，順水壩通大江，一開口依我看就沒個堵。」

王秀芬實在急了，對小組長說：

「好！于二長脖這誘破壞，找繩子綁起來！」

于二長脖沒想到來這麼一招，心裏有點怕：

「幹什麼？要綁我？」

王秀芬說：

「綁你怎的？」

「你是婦女委員，管不着我！」

「今個就要管管你！」

有幾個組員這時也火了：

「綁起來！綁起來！」

正嘈嘈巴夥的老王頭戴着他那個像雷斗篷似的大草帽從門口進來就喊：

「你們怎麼磨蹭啊！這些老娘們嘈嘈啥？」

「于二長脖又搗蛋了！」

老王頭一看帶彩火了，張口就罵：

「媽巴子，于老二這個時候你扔啥亂，你他媽啥心思？堵開了，莊稼眼旺要叫水淹了，你還不管，你，你……」老王頭氣的真想過去給他兩巴掌。

老王頭氣的叫：

「綁上！媽巴子，翻啦身，忘啦水啦！二漢子貨！」

于二長脖熊了：

「得，得，我去堵堵不行嗎？誰是我說了，半夜三更去堵堵咱那個死老婆不願意去，我也有點懶，我意思這麼一說胡弄大夥不去，我也就借溜不去了。」

老王頭一聽簡直氣的發喘：

「于老二你，你就是瞎長這麼大了，不叫世產黨咱們能有今人，能有地嗎？堵開了你不去，地叫水淹了怎辦？你，你這個敗家子……。」

于二長脖這時真傻了：

「我去，我去堵堵去！大人不見小人怪，我這就去不行嗎？」

別人還不想慫他，王秀芬怕就誤了堵壩大事，忙說：

「好，這個事明個再說吧！咱們都知道于二長脖子的話是胡弄人，就趕快去堵壩吧！」

外面雨又大起來了，老王頭別看年紀大，身子可壯實，像火車頭似的跑在婦女們的前面：「快走啊！跟着我這老頭子！」

x

一宿過去了，天漸漸放亮，雨還是漸漸瀝瀝的下着。

x

數不清的一羣人從村東頭走向村子裏來，男男女女，嘈嘈嚷嚷，鐵銼，鎬頭叮噠互撞着……

x

「這回大概保險啦！」

王秀芬仍然擔心的：

「拐彎的地方我看還不定規！」

「不要緊，今兒個再整一下。」

于二長脖子也忘掉昨晚的事了，得意忘形的說：

「人多真好幹活，這點玩意真是手拿把掐的，不用說別人，就拿我說吧，兩鐵，就把缸口大小的一個口子堵上了……」

老王頭在那邊接上說：

「得啦！少誇點吧！」

于二長脖到正經其事的說：

『你看，老王大爺，真個的，就兩畝！』

張成祥也知道昨晚的事了，嚴肅的對于二長脖子說：

『于老二昨晚那事，過去不論了，打這以後，你可得好好幹活啦！再一天磨嘴，可不能讓你翻了，翻啦身，也不好意思覺思覺，那麽容易呀？』

于二長脖也覺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主任，你放心吧！大夥以後甯着！』

這一夜，每人『透』得都沒個困猴。但是，勝利的興奮沖走了疲憊……

『端堵上了！』

『地也不能淹了！』

『秋天能有一個好年景！』

這些都在他們的心裏散發着愉快的情緒。

忽然在這羣人中有人發現奇蹟似的歡叫起來：

『看哪！東邊雲彩透亮了！』

『透亮了！』

『天快晴啦！』

歡叫聲踏成一片，雨愈小了，人們已走進了村子。

崔「傻」子

天剛破曉亮，崔德厚就門把鎗頭刨在那邊沒有化凍的糞堆上了。黑沃沃的糞堆從他鎗頭上一大塊一大塊的刨開來，他喘了一氣，望一望他們這小組的兩個大糞堆，嘴就有些止不住的要咧開笑。

他不敢想以前的事，想起來以前的事就要流眼淚，若不是共產黨、八路軍，若不是李大哥，怎麼會有今天呢？崔德厚爲了勤勞致富和感謝他們，他的鎗頭刨的更有勁了。真的，怎能不使勁！

崔德厚回到村子裏來已經好幾個月了。他走了五年，五年這個時間雖然不算怎麼太長，但是在他的眼睛裏看來，真像有幾十年的樣子，不，也許是幾百年，不，也許是……。總之崔德厚覺得村裏變得太奇怪了，變得使他不敢相信，尤其是過去和他在一起撈大青的窮哥們，尤其是過去罵他、斥他的地主老財們……。回到這個村子來以後，更使他不敢相信的就是連自己也變了，變得像做夢，甚至連做夢也想不到……。

再沒有穿着皮鞋的老娘們叫他：「傻子！來一個扒沙看看！」

再沒有孩子們圍着他叫：「傻子！傻子！」抓沙子揚他。

再不用挨着門叫喊，再不用張開大嘴學驢叫給人家聽了。

柴已經割開一大堆了。他直起來蹣，對着那紅鮮鮮的東方，心裏是亮堂堂的，遠遠望着那村子外的一片草原，在他眼前已成綠油油的一片好莊稼了。

二

五年前：

崔德厚在這個村子孫玉瀾孫大馬棒家撈裏青。他是一個沒爹沒媽的光棍漢。

孫大馬棒有二百多垧地，僱了二十多個撈青的。「人不昏人家不富，火不燒山地不肥！」孫大馬棒就是抱定了這個主意，對夥計那個曹蕪勁就不用提了。連他自己家裏的人也信不着，他的兒媳若是在外雇切肉，他就貼着板縫聽着切幾刀，切幾刀就是幾塊肉，不准有一點差頭。有一回據說他聽了切十刀，可是給他端上來却有九片肉，他就哼了一下，告訴了他兒子，打了他媳婦一頓。

孫大馬棒在村中就不用說那些橫行霸道了，聽聽他那「大馬棒」的外號就會知道，整天馬棒不離手。

崔德厚在他家撈了三年大青，真是：「去年指望今年好，那知今年還是破棉襖！」年年都是一

個溜溜光，差點連破棉襖也混不上。

這不但崔德厚一個人是這樣，在他家撈青的，那一個都是一樣。可是孫大馬棒却是今年羊滿皮，過年就是狐狸腿，大車捺了一掛又一掛……

就是五年前的那一年：

崔德厚不知怎麼一下子就病倒了。更倒霉的是偏偏趕在割地的忙工上，就誤一天就要給孫大馬棒掏一天工錢。崔德厚眼睛腫着一年辛辛苦苦挣的那點糧，都要玩完了。躺在炕上又是急又是火，一病就病了兩個來月，把自己的一點餘錢化個一乾二淨。病算好了，好了還得給人家幹哪！直幹到年底。

到年底一算賬可了不得啦！孫大馬棒把算盤子一拿，眼珠子一翻楞：

「崔德厚，你倒欠我三百五十五元！」

崔德厚聽了這一聲，兩耳朵一呼呼的冒火，連忙低聲下氣的說：

「東家，你老算差了吧！」

孫大馬棒聽不是聲，味不是味的說：

「誰告訴你算差了？你不信！」接着就喊他那個管賬的：

「老張！把賬拿來！」

管賬的老張把白紙寫黑字的賬本往桌子上一放，拉着出喪的調子念起來，孫玉墨這邊算盤珠上

下一動，一五一十就算出來了。把算盤往崔德厚眼皮底下一伸說：

「崔德厚你旺旺這是多少？我還怕你怎的！」

崔德厚眼眨着算盤珠，那被磨得發亮，紅登登的，他的眼睛有些花了，他看那紅登登的好像是血，是他的血……。

孫玉蘭接着又說：

「你誤了兩個來月工，賠了我多少糧，化了我多少工錢，算你這點還多嗎？」

崔德厚想求一求，孫玉蘭就不耐煩了說：

「去你五十五元，就算三百元吧！頭年給我想法拿來！」接着又說一句：「拿不來就給我搬出去住！」

要了命崔德厚也拿不出三百元錢來！拿不出來也不行啊！怎辦？他想起來他今年種了半垧「秧科地」還有點白菜，本來想賣了買點糧食，但是現在只好說：

「東家，我那點白菜給你頂上了吧！」

孫玉蘭打算了一下說：

「行，看在我這歇了三年，白菜就頂一百五，那一百五你再想辦法吧！」

崔德厚一聽忙說：

「那點白菜能賣二百多啊！」

孫玉璽一聽火了：

「你要賣就賣去，我不要！」

崔德厚一聽算了，現在一時上那賣去呀？崔德厚央告了一下也不行。過了兩天崔德厚沒有邊上錢，孫玉璽就提着火馬牌走進他屋裏來：

「崔德厚！你痛快給我搬走！」

崔德厚說：

「你老停兩天不好嗎？」

「不行！」

崔德厚心中有些氣了：

「給你撈三年青，求求你不行嗎？」

孫玉璽把手裏的馬棒一掄說：

「誰管你撈幾年青，還不上錢就滾蛋！」

崔德厚究竟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也有些火性，他說：

「好，搬走就搬走！」他一邊說着，把炕上的一床小被拿起來，一個窮光棍還能有什麼？另外

就是一個小包，倒很方便，拿起來就要往外走。

孫玉璽一看不好，一百五十元要沒有影，過去一把就把崔德厚抓住：

「你等會走！想走就白走囉！」

崔德厚也不是聲的說：

「怎麼的？」

「怎麼的，把你的東西放下頂賬！」

孫玉璽說着就冷不防把崔德厚的包袱奪下來。

崔德厚沒防備這一手，趕忙過去搶，孫玉璽火了，伸手照着崔德厚頭上就一馬棒，打得崔德厚嘔的一下，立刻震起一個包，他也急了，過去把馬棒一下就奪了下來，被子也丟在地下。

孫玉璽一看崔德厚竟敢奪馬棒，火更大了：

「我×你媽！」又冷不防給崔德厚一個嘴巴。崔德厚叫他打了一個滿臉花，也急眼了，管他怎的，兵兵就是兩馬棒打的孫玉璽「媽呀！」兩聲。他沒想到崔德厚能敢下手打他，這一來他倒害怕了，吓的往門口就跑，一邊跑一邊喊：

「造反了！好小子！」

崔德厚也知道闖了大禍，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又追上去打了一馬棒，嚇壞了，看見外面別的榜青在着熱鬧連忙喊：

「快來！把他抓住，造反了，反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動彈，孫玉璽跑出來就一直往上屋跑嘴裏不住的喊：

「老張！老張！報告警察！快點！」

崔德厚追出了屋，看着孫玉麗跑進了上屋，站在當院子傻了，這真是一個塌天大禍。和他一起擄齊的夥伴這時也着急了，上來說：

「老崔，你還不快跑！」

打頭的李生祥過來催他說：

「老崔兄弟！快跑吧！」

「往那跑啊？一個錢也沒有。」崔德厚真有點騷了。

李生祥立刻從腰裏掏出來積蓄的五十塊錢，這時別人又忙著湊了幾十元。

崔德厚感激的要哭了：

「大哥，我將來怎麼報答你們？」

大夥都說：

「快走吧！」

真是不能再慢了，孫玉麗管賬的老張已經出門去報告——，崔德厚跑出了大門，往那跑呢？崔德厚自己不知道，李生祥和他们的一些夥伴們也不知道。

孫玉麗把警察找來後，沒有看見崔德厚，崔德厚從此也沒有回來。

崔德厚跑出村子，五年來都幹什麼了呢？總起來這是一言難盡。

要跑就得遠跑啊！他就往南跑了下去，過了多少個村子，多少個城，他記不清了。過了松花江他還是向南跑，錢化得差不離了，他停在一個城市裏，這個城他一打聽說離北荒一千多里，他放了心。

困難就多了，他成了一個「黑人」，因為他沒有「證明」，又沒有「子版」，住店，店不敢留，或活幹沒有人敢用，想到鄉下找個扛活地方，去了兩回也沒有人用。

怎麼辦呢？餓急了崔德厚就開始要飯。有時也碰上有人叫他作兩天零工，掙了兩個錢，那他就少要兩天飯。

就這樣地在城裏城外的流連着。

有一天崔德厚正走在街上，想到工夫市（賣零工的地方）去闖一下運氣，忽然人們像炸了鍋似的亂跑亂鑽起來，把崔德厚圍住了，這、楞的當兒就見從前血稀離花拉跑過來幾個帶刀的人，看見崔德厚就喊：

「站住！」

崔德厚又往後面一看，嚇！那邊還趕過來一大羣，小繩綁着胳膊，就知道壞啦！「抓浮浪

的！」

帶刀的人已經要走到崔德厚眼前了，知道也跑不了啦！他一害怕，腦袋迷迷糊糊的倒想起來一個法。

那兩個帶刀的人對他面前的：

「你是幹什麼的？」

崔德厚直勾勾的，嚙嚙着那兩個人「嘻嘻」一笑，把那兩個人造住了，這是幹什麼？楞了一下發火了：

「過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綁起來！」

這時崔德厚忽然兩個大拇指往耳朵上一插，伸長了脖子衝着兩個綁他的人：

「噠噠，噠噠，啊啊，啊啊……」嚷叫起來，兩手在耳朵上還直「呼」，那兩個人又一楞，接着都笑得直不起腰來：

「媽個，是個後生！」

另一個人，過去踢了他一脚說：

「滾蛋，沒有功夫和你扯閒蛋！」

崔德厚一直也沒住聲，兩手扇呼着：

「噠噠，噠噠，啊啊……」兩腿撒着歡向街頭跑去，四外邊的人圍着他那樣子，都止不住大笑起

來。

從此，崔德厚就變成了「傻子」。

四

崔德厚變了傻子，倒比他原來自由得多了，沒有人再向他要「證明」要「手賬」，也不再擔心抓他、浮浪了。

他心想：「傻就傻到底吧！省去了好多麻煩！」可是怎麼活呢？工夫也不能去賣了，傻子誰還要？再說他也不敢去賣工，因為他已經變成傻子了。

那只好挨着門叫喊吧！「傻子」要飯倒比不傻那陣好要，到那家，就出一個「傻相」給人看看，多多少少都給一點，一來二次崔德厚爲了使肚子更飽，他的「傻相」就逃創造越多了。而他的飯就更容易要，肚子挨餓的時候也越少。

走遍了城市，再走鄉下，小鎮，城裏城外，都成了他出「傻相」的地方。

這一帶他的姓名就叫他走出來了，走到那裏人家都知道他是「崔傻子」。

街上的孩子們一看見他過來就喊：「傻子，學學嗚呼！」不是用棒子捅了他一下，再不就搗他一把土。

一年，二年過去了。夏天崔德厚就用棒子挑着他那件破棉襖，冬天他就挑着那個麻袋片，白天

東跑西跑，黑夜露雨，寒風，風吹雨淋，這些苦處崔德厚都咬着牙熬過去了。

他有時也想：我幹什麼叫他們耍着我玩呢？看着玩耍他的人，有時也氣憤得厲害，別裝傻了吧！但是不行，不傳警察官相的麻煩就多，飯也要不飽，裝吧！

他有時也想：回去看看吧！李大哥，還有那些熟人，但一想起來孫大馬棒，心就涼了，算了
吧！

他有時還想：我這成什麼玩意了，我要裝傻一輩子嗎？

他想莊稼活想得厲害，當他提著要飯的罐，上屯下去要的時候，他看見那一片平平的黑土地，心裏就止不住的跳。他想：能在這塊地上扛着一把鋤頭，或者扛着犁，吆着牲口，該多麼歡喜。

五

東北解放已經快半年了，崔德厚纔從鄉下走到城裏來。他聽說日本鬼子跑了，僑滿警察官相都撒鴨子了，他心裏不再裝傻吧！能掙點錢回去看看。

他剛一進城門，迎面就過來幾個攔槍的人，崔德厚瞧着他們穿的衣裳，戴的帽子，越來越不識，這是什麼人呢？滿洲國一兵也不是，日本兵也不像，也不大像中國人，那幾個人走過來就喊：「站住！」

這一下把崔德厚吓了一跳，立刻就想起來：「抓浮浪！」不由得又來了「傻相」，衝着那幾個人把白眼珠一翻，「嘻嘻！」一笑，那幾個人給弄了個莫名其妙就問：

「你幹什麼的？」

崔德厚就用手往耳朵上一插：

「憑啊，憑啊啊……」的驢叫起來。

「媽個×，傻子抓他沒有用！」接着那幾個人就走了。

崔德厚一路上驢叫着走進街來，他心裏不住的想，這是些什麼人呢？說話也不是味道，戴着「外國六」的帽子，後來他纔知道那是「中央軍」。

這樣一來，他又不得不傻了，因為「中國」來了還是和舊滿一樣，不還是那煩。回去看看的心思也沒有。

日子一天一天的最快啊！一晃又是一年。

一天夜裏，崔德厚剛倒在城隍廟的石台上，就聽城裏像翻天似的，一閉閉的，不久城外就傳過來槍聲，越來越密，城裏也響起來，接連着機關槍聲，砲聲，人聲……

崔德厚不知道這是怎麼的了，一直關了一宿，崔德厚也沒敢動一動。

傍天亮槍聲停下來了，崔德厚也沒有敢起來出廟，等到日頭快到頭頂了，他的肚子咕咕碌碌的叫起來，他纔提着褲走出廟門。

撈了幾個灣，來到大街上，大街上和昨天差不多，就是有的買賣纔在開板。

他猛抬頭看見過來一草戴「外國六」帽子的「中央軍」，吓的他忙蹲在牆根下。

今天的「中央軍」怎麼和往常不一樣呢？槍沒了，石的連「外國六」的帽子也沒有了，垮拉個腦袋，一點仰味也沒有，崔德厚又一看，原來在他們旁邊還有一些人端着槍跟着，那些人和「中央軍」不一樣，崔德厚看見這個樣心裏有點明白，是繳械了吧！

他又詳細的瞧了一下端着槍的兵，這是那一頭的兵呢？崔德厚耳朵裏也聽說過什麼「八路軍」專打「中央軍」，究竟是不是八路軍呢？崔德厚沒見着過，也猜不透。

那人過去了，崔德厚從牆根下站起來又往街裏走，走過一溜，又來到一牆門，他看見有好多穿着破衣拉破的老娘們，老爺們拿着口袋往那邊跑，他不知道是幹什麼。

這時對面走過來兩個兵，就是方纔押着「中央軍」過去的那樣的兵，崔德厚心裏一怕，剛想把手往耳朵上插，這時那裏面的一個兵先開口熱呼呼的叫一聲：

「老鄉！」

崔德厚一聽出乎意外的不知怎麼好了。

那個人又說：

「老鄉！那邊八路軍放糧了，你怎不去領啊！」

崔德厚楞住了，嘴也張不開了，要笑也沒笑出來，半天纔答應：「啊！啊！」

那兩個人走過去，崔德厚還站了半天，他心裏不明白，這是八路軍呀！爲什麼和我這麼熟呼呢？

八路軍放槍又是怎麼事？站了半天，崔德厚越想越不明白，看人都往那邊跑，他也跟着跑過去。平常有一、兩個六二兵站崗的倉庫，今天打開了，黑呼呼的人哪！出來進去，真的有人扛着糧食走了。

一八路放槍呀！許多人嚷着，聲音又悲又喜！

崔德厚也跟着人擠到倉庫跟前，紅燦燦的電燈照得他有些眼花了！

沒有口袋怎辦？他忙若把在棒上撿着的破麻袋片放下鋪在地上，雙手插進了糧堆，就往麻袋片上扒。

這時過來一個人問他：

「老鄉，你怎麼不拿口袋呀？」

崔德厚忙着低頭扒，也沒抬頭說：「唉！那有口袋！」他說完一眼看見地上站着一隻裝着腿綁的腿，忙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大兵，心裏一跳，就笑着站起來又補上一句：

「要飯吃的那來的口袋？」一句話剛說完，他睜着面前這個兵有點面善，「季！」他心裏格登一下，嘴裏差點喊出來，但是沒敢，那不是成了做夢嗎？

那個兵呢？這時也有些怔了，直睜崔德厚的臉，眨了眨就問：

「你貴姓！」

「姓崔！」

這個兵忽然叫起來：

「你就是老崔兄弟嗎？」

崔德厚明白了，睜了一怔，一下子睜在李生祥的身上，半天吐的一聲哭出來說：

「老李大哥，是你啊！」

「老崔兄弟，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啦？」說着說着，李生祥也哭起來。

崔德厚越想越哭，什麼也說不出來，糧也顧不得要了。

李生祥哭着又問：

「你怎麼弄的啊？」

崔德厚的心像針扎似的，怎麼也說不出話來，這幾年來崔德厚積下的眼淚太多了，怎麼能一下子就哭得完呢？這幾年崔德厚的心幾乎涼透了，爬在親人的身上怎麼能一下子就熱過來呢？

兩個人哭了一頓，崔德厚的背上濕了一片，李生祥的胸前都濕透了。

糧也沒有拿，他倆就走出來，李生祥領着他到連部裏，坐在連部的炕上，崔德厚把這幾年的事情一邊流淚一邊說完了。李生祥也把解放以後共產黨、八路軍到了他們村子的一切事情，和他怎麼帶的軍講給他聽了。

崔德厚聽着李生祥說村子裏的事，就像聽一聽話兒似的，那能有這麼回事呢？這不敢相信，但是老李大哥明明白白的坐在眼前，又不能不相信。

崔德厚本來想參軍，跟李生祥在一起，但是因為他身體在這幾年裏弄壞了，還得回去養養，連長和李生祥的戰友們給他湊了一些錢，又給他換上一套衣裳。

他有些捨不得那些熱呼呼的同志們，但是沒有辦法，鐵兩天他們又要往前進了，只好流着淚，離開李生祥和一些熱呼呼的同志們，又悲又喜的往回來。

從此，崔德厚就結束了他那「傻子」的生活。

六

回到這個村子裏來，李生祥對他講的，使他不敢相信的事都出來了，

他一走進村子裏，就遇上了兩個拿扎槍的小孩：

「老鄉你上那去？路條！」

他把連部給開的路條給了一個小孩，那個小孩一溜煙就跑進一所大院套裏，他一看那大院套正是孫大馬棒的，心裏就止不住的迷迷亂亂，但一想老李大哥的話，纔安了一點，剩下那個小孩正盯着他，他瞪着那小孩的穿戴，使他想起孫大馬棒的小孫子……

不一會路條那個小孩飛似的從大院裏跑出來，後面也緊跟着出來一個人，那個人穿着嶄新的

青棉襖，他心裏又跳起來。那個人還沒到他跟前就喊：

「老崔！老崔！」

崔德厚仔細一看認出來了：

「嗶呀！是老張，你弄得我不敢認了！」

這真是一個喜信，一會就傳遍了全村：

「崔德厚回來了，打孫大馬擰的老崔回來了！」

真的一切都變了，崔德厚做夢也沒夢見過。

「崔德厚回來了！」

老頭子摸着鬍子笑，老太太叨着煙袋來看他。

那個窮哥們不喜歡哪！這個來看，那個來看！真是一陣悲，一陣喜，一陣哭，一陣笑，每個來看他的人都落了一把眼淚。

孫大馬擰聽見崔德厚回來，吓得蹲在小馬架裏整天哆嗦。

當天晚上村裏開大會就討論了崔德厚的事。

崔德厚躺在老張家裏，身下鋪着厚厚的毯子，上面蓋着一床麻花被，幾年來睡慣了的身子，使他感覺現在好似睡在棉花堆裏。

他正朦朧的時候，老張跑來對他說：

「老崔，大會上給解決了二垧地，一間房！」

崔德厚一聽「地」一「房」就跳起來問：

「怎麼？」

「分給你二垧地，和一間房！」

崔德厚這一下聽直了，一把拉住老張的袖子說：

「誰說的？誰說的？」

老張說：

「剛纔在大會上解決的！」

「走，帶我上大會去！」

崔德厚拉着老張一起來到了會場。

「多虧八路軍……」再說就抽住了。

會上的人也楞住了。

崔德厚抽了兩下，鼓足了一口氣，就把這幾年的苦楚一點點的吐出來。

會上的人都流淚了，有許幾個人哇的一下，哭出聲來。

七

回來好幾個月的崔德厚，已明白了好多道理，對於房子、地，本是自己的道理，最近也懂得個不大離了。但對共產黨，八路軍救活了他的事，起初就是那樣，現在却越想越對。

要開始春耕了，他和老張一共七個人，編在一個生產小組裏。

這幾天每個組都忙着收拾糞，澆糞，崔德厚每天起來的最早，他們小組裏兩堆像小山似的糞堆，已經發上一堆了。

今天早晨又是他最早起來的，他揚起來鋤頭，怎能叫他心裏不樂呢？故事就是這樣的結束了，崔德厚的眼前又出現了一片綠油油的莊稼。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自願兩利

謝小組，

不找對象，

有吃虧的，

有佔香。

「看火頭」，

順風走；

李大鑿鏗，

要尖頭；

「搬不動」，

不着忙；

白二搽子，

瞎嚷嚷。

西河屯接門挨戶「組織起來」了。張青山、孫文良、白二搥子、李大發、還有「看火頭」和「搬不動」六家聯成了一個生產小組。

誰當組長呢？生產委員說：「白二搥子進行，就讓他當當頭的吧。」

「行啊！」「看火頭」第一個贊成。別人也沒說啥，孫文良撇了撇嘴，白二搥子當上了小組長。

白二搥子當了小組長，生產委員就跟他說：「這小組可聯起來了。打這以後要籌了台，可拿你是問。」

白二搥子就當他的組員們說：

「聯起小組就得幹，上面說了，誰也不興「打單」。」

幹吧！上面說了誰也不興「打單」，白二搥子小組就這樣聯起來了。

說要評工記賬，李大發就說話了：

「評啥工？記啥賬？麻煩煩煩的！」

「搬不動」也說：

「可不是怎的，都是貧雇農，誰還能估誰的香蔥了！」

「看火頭」也跟着說：

「不評就不評吧。可倒是麻麻煩煩的。」

孫文良急了：

「爲啥不評工？馬有強弱，人有大小，不評怎算賬？」

李大發臉把大嘴一撇說：

「誰還不長五尺多高的個子，哪個大，哪個小，牲口一交一個，這不正好嗎！評啥？」

「機不動」說：

「多幹少幹能有多大虧吃？找那麻麻煩啥？」

張青山不願意的說：

「哥倆還分家呢，爲啥不分清楚？」

白二據子嚷道：

「你們瞎唧唧啥？評不評，記不記能怎的？把小想弄垮台，你們負責任哪！」

孫文良急眼了：

「這麼幹，我可不幹！」

白二據子一蹦八個高：

「你想「打單」？」

「看火頭」看事情要糟，就趕忙解勸說：

「煩織起來就爲的團結，行啊，大夥將就幹吧！」

孫文良，張青山再沒說啥，哼了一聲，蹙了一肚子氣。

x

x

x

李大爺竊嘴尖，一說話一撇，愛佔小便宜，全屯沒有第二個。他有一個道理是：「凡事沒心限，餓死沒人管。」

「搬不動」屁股大，到哪坐下就起不來，講起來懶勁全屯也沒有第二個。他也有個道理：「種地習早也習晚，習深也習淺，也習勤快也習懶。」

李大爺難的馬，別人一要套，他就說：

「不行呀！還沒領哪！」再不就說：

「先套你們的吧！這馬怕是有點病，也不大吃草。」

人家的馬能套十回，他的馬好說能套兩回。

「搬不動」長了一身懶肉，哪天下地都得磨到日頭出來老高。一說，他總有理：

「你看，誰家還沒有點事！」再不就說：

「幹多幹少還差這一會嘛？」

孫文良和張青山的肚子氣得鼓鼓的。張青山說：

「這小組纏得氣死活人！」

孫文良說：

「我腦袋都要漲兩半啦！」

白二搥子一聽他們打吵子，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嚷：

「這是幹啥！把小銀弄垮了能行嗎？」

「看火頭」到這也就接上說：

「幹吧！講的是團結嘛！」

×

孫文良肚子裏的氣實在憋不住了，來找生產委員。一進門說：

「委員，我討論討論……」

「討論啥？」

「我想不在白二搥子那組了！」

生產委員大吃一驚：

「你要「打單」嗎？」

孫文良說：

「不「打單」，我想別組別小組。」

生產委員急了：

「不行，你跳槽，小組不得垮台嗎？你能擔得起？」

孫文良說：

「那麼要尖頭，也不評工也不……」一句話沒說完，生產委員就接上了：

「得啦，我都知道。我管不了那些，反正小組不興垮台！」

孫文良急了說：

「我上別的小組不行嗎？」

生產委員一連串的說：

「不行，不行，就不行！」

孫文良氣走了。生產委員也氣的够受，孫文良一出門，他就罵：

「人家都幹的挺好，就你「隔路」！」

x

x

x

這天是全組給李大爺籬割地。

別人都割了半根牆，「搬不動」就扭個大屁股優騰騰的上來。李大爺籬就不願意，直拿眼睛橫撈他。割了一氣，大夥都歇着了。李大爺籬順着地壟一走，衝着「搬不動」就罵開了：

「「搬不動」你他媽混飯吃來啦！這叫割地嗎？」

「搬不動」蹙楞一下站起來：

「大笨豬你幹啥哈張口罵人！誰混飯吃來啦！」

李大笨驢說：

「就你混飯吃！你安什麼心眼子，苗眼爲啥不圓？」

「搬不動」說：

「我怎沒圓？」

李大笨驢火了，氣的過去拉「搬不動」：

「走！去看看去！」

「搬不動」使勁一掙說：

「沒那麼大功夫！」

可把李大笨驢氣壞了：

「咱們得找人評評理！」

「搬不動」滿不在乎的說：

「還有理呢！我看「尖」都叫你霸去了！」

「怎麼叫我霸去了？今天你得說明白！」

「你憑啥有馬不使，淨使人家的馬？」

李大爺羅倒底心病有病，有點沒勁了：

「可，我馬有病囉！」

孫文良哄着氣也豈不住了：

「你馬有啥病？又不瘦又不老的！」

張青山在那邊也接上了說：

「大爺羅，咱們就明著挑開吧！我看你就是耍尖頭！」

大爺羅火了：

「張青山，你少拿大話哈（壓）人！」

張青山也火了：

「我怎麼拿大話哈（壓）人？你說，你前個套我的馬蹄地，給你自已騎就沒深拉淺的打馬，狠勁的騎。給人家請地怎不那麼幹？騎那麼一會地，我那馬就像水洗的似的，你說這不叫耍尖頭叫幹啥？」

孫文良跟着說說：

「不用說別人，就拿你給我騎那塊地說，就像打地皮上飛過去似的。」

「看火頭」這陣也想起來了：

「大爺羅是有點尖頭；就拿給他騎地這頓飯說吧，可倒好，一個粒跟一個粒的。」

李大爺攔理短，正漫沙說下樓，聽見「看火頭」也跟着說上了，就說：

「你他媽還點扇着！」

「撥不動」待理了：

「我看你就是長嘴說人家，沒長嘴說自己！」

李大爺羅正想跟他出氣，就罵起來：

「你他媽豬八戒照鏡子，瞅瞅自己是什麼東西！」

「你說我是什麼東西？」

「你是懶蛋子！」

「你是肉尖頭！」

白二搽子一看要打起來，氣的兩腳直跳：

「這是，這是幹啥？要散夥怎的？」

孫文良肚子裏的火可壓不下去了：

「散夥就散夥，反正這個樣我是不幹了！」

白二搽子一聽：

「散夥？說的倒好聽，散了能行嗎？」

孫文良說：

「不行能怎的？氣都受够了。」

白二搥子一聽也火了：

「孫文良，就你搗蛋，你說誰是釀？」

孫文良也不管那些了，一賭氣說：

「誰知道誰是釀，反正我不幹了！」也沒等白二搥子說啥，扛起鋤頭就走。

張青山一看孫文良走子，也跟着說：

「我也不幹啦。橫豎不能要命！」

白二搥子一看鬧着高叫：

「好！孫文良，你把小組弄垮台啦！咱們找生產委員去！」

孫文良不理說：

「願意找你找去，我不去！」說着張青山和他脚也沒停就走了。

「嫩不動」一看正好，扛起鋤頭說：

「不幹就不幹，咱也回去歇歇！」

剩下李大笨羅和「看火頭」傻了。

白二搥子念的亂躁脚：

「我操你媽！完蛋啦！垮台啦！」

「看火頭」停了一會也沒啥意思，扛起鋤頭說：

「不行啦！鐵鑰匙也鎖不住啦！」

x

x

x

工作隊來了，生產委員說：

「咱這屯的小組沒一個垮台的！」

工作隊問：

「頭頭地劃得怎麼樣了？」

生產委員沒有把握的說：

「不大離了吧！」接著就對工作隊像訴苦似的說：

「如今晚生產的事情可難辦啦。編聯小組什麼搗蛋的人都有。你這個啦，他那個啦，費了九牛二虎的勁總算把小組聯上了。這幫人哪！腦瓜子就是不開竅！」話沒完，白二搥子一步闖進來說：

「委員！孫文良搗蛋把小組弄垮台啦！」

生產委員吓了一跳，瞅了瞅工作隊忙說：

「怎麼？垮台啦？孫文良這小子就「隔路」！怎麼關的？」

白二搥子說：

「怎麼關的，他們一天老唧唧。又是罵啦，又是飯啦，尖頭啦，懶蛋啦，沒一天時間。」

生產委員火了：

「好容易聯起來的小組弄垮了，荒了地怎辦？把孫文良叫來問問，憑啥搗蛋？」

工作隊聽了，知道這一定有問題，就說：

「先不要找，慢慢談解談解再說。」

生產委員說：

「瞭解啥？就是孫文良「隔路」，前個他還來說要跳槽！」

工作隊問：

「你們這小組怎組的？」

白二據子說：

「按門挨戶排的。」

工作隊又問：

「你們評不評工？」

白二據子說：

「咱們那組那差不多，再說都是貧雇農，沒分那麼真齊。」

工作隊說：

「那麼樣能公平嗎？」

生產委員說：

「十個手指頭那有一般齊的，都公平我看辦不到！」

工作隊說：

「有吃麪有佔香蔥那還能行嗎？再說也得叫人家自願哪。」

生產委員不服氣的說：

「依我看自願就得亂套！」

工作隊說：

「小組非得自願兩利不行，若不是就得垮台，他也待弄不好。」

生產委員不咬聲了。工作隊對白二婆子說：

「我上你們那旁呀！」

工作隊和白二婆子走了。生產委員氣哼哼的想：「天老爺！我跑了一春帶八夏，好歹算把小組聯起來了，又叫什麼「自願兩利」，我看非要都垮了不成！」

x

x

x

工作隊瞭解了情況，重選了生產委員，河西屯又改編了生產小組。

孫文良，張青山找了對象和別人聯成了小組，張青山當了小組長，孫文良就是這回重選的生產

委員，也參加小組裏生產，

張青山說：

「這回算算心了。公平合理，幹活還有不願幹的？」

白二搵子和「看火頭」也找上對象編了小組。白二搵子說：

「在早先淨瞎鬧登了，光知道小組不興垮台，誰知道怎碼事？這回工作除交了底纔算明白。」

剩下了李大簾籬和「攪不動」，也真的小組哪個也不願意要。

這可怎整？不用問，人家都嫌他倆們，一個是尖頭，一個是懶蛋。他倆心裏也是像明鑄似的。

怎整？不如人小讓地就侍弄不好，頭也躑不上……實在沒辦法了，李大簾籬紅着臉去找孫文良說：

「咱加人你們這組吧！」

孫文良還未答話，大簾籬忙哀告似的說：

「咱知道有點毛病，以後堅決改不行嗎？」

孫文良看他也像真心改的樣子，就說：

「你能改嗎？」

李大簾籬看有希望，忙說：

「能，能，你歇着，咱不改再開除！」

李大爺纔算加入小組了。馬以後總也沒有病，尖頭也下決心削掉了。

「搬不動」呢，後來加入了白二孀子那組。他發下了天大的誓，說再也不懶了；再說都認真幹了工，就是懶也是自己吃虧呀！

河西屯的小組從此更起勁了。

「看火頭」歐這個樣子不覺的說：

「這纔叫小組哪！」

也正是：

又評工，

又記賬，

自願兩利

找對象。

又能割，

又能澆，

幹起活來

都不讓。

到秋天，
多打糧，
糧穀滿倉，
有餘享。

教訓

組織五井村的生產，村主任李祥可算費了老鼻子勁啦。一春一夏跑壞了兩雙鞋，腳掌也磨破了，操心上火還差點鬧了一場病。可是到了歸終，頂罵五井村的生產糟極，出了五十多垧撩荒地，李祥也受了批評！

這是怎麼事呢？

五井村離區上遠，離縣裏更遠，什麼事都好像落後一步。

春起李祥到區上開了一個會回來，說給大家夥也開了一個生產會。

會上李祥說：

「生產可是爲咱大夥好哇！那個人都得好好幹，不幹就不行！」

大夥都還沒明白怎麼回事，李祥就着上急了，眼瞪着，頭晃着，衝着大夥說：

「生產是爲咱大夥發財，你們的思想還沒通？」

誰願意說自個的思想不通啊，都一口同聲的說：

「通啦！」

李祥樂了，以後他就向區上彙報說：

「五井村的生產保證能搞好，老百姓思想都通啦！」

老百姓思想都通啦，李祥就心滿意足的下令：編小組，選委員，選組長……

什麼都佈置好了，李祥到各屯巡視一下，有組長，有委員，小組編的一家沒拉下，挺齊全。回來，他坐在家裏心裏得意的想：

「生產工作沒啥！」

x

x

x

雖然說「生產工作沒啥」，但是李祥可沒放心，哪天都起早食黑的從東屯到西屯的查看。一早到了東屯，晚上就從西屯轉回來，沒旁的事，那天也不拉下，說起來也真够辛苦了。

李祥出了東屯，進了西屯，東家旺旺，西家看看，看見誰沒下地，他就火了：

「你的腦瓜是石灰做的呀？上邊這樣領導你們生產，你怎還不幹？」

再不他就說：

「我再看見你不下地，就這區上當二流子辦！」

這樣一來，果然發生了效力。頭些日子，李祥遇時還碰上幾個「閒人」，以後在李祥的眼睛裏根本就看不見一個閒人了。

李祥旺在眼裏，樂在心裏，他想：

「運還不大陸，沒白費心思！」

有一回，這天李祥有點私事，半天晌纔從家裏出來，他急急忙忙邁着大步，一進東屯，就甞着有點差眼，屯子門前有好幾匹馬，散着啃青草。怎麼今個沒套犂呢？李祥心裏納悶，他趕忙三步兩步走進一個生產小組長叫尹六嘯嘯（因他好講好說，所以叫嘯嘯）的家裏。

可倒好，尹六嘯嘯正支着個大腿，坐在窗台上跟大成媳婦，二鑽子，前院劉柱子，還有幾個婦女，嘯嘯的正有點呢。

有一個婦女一回頭看見李祥從大門進來。吓的她一跳，忙說：

「李主任來了！」

這一聲不要緊，登時一堆人「呼啦」一下就跑散了，有的去找鋤頭，有的去找撥火桶，有的去拿紡車，……地個一乾二淨。

剩下尹六嘯嘯一看不好，一頭就扎到炕上，裝起肚子痛。

李祥一看，這是啥事呀？倒有些鬧楞了，走進屋問尹六嘯嘯說：

「你們幹什麼？」

尹六嘯嘯皺着眉頭說：

「主任，今個咱肚子痛沒下地。」

李祥雖然覺得不對勁，但也說不出來啥，又問：

「剛纔你們一堆人都幹啥？」

尹六喘喘說：

「那，那不幹啥！」剛想說點啥，隱隱隱隱，那邊大成媳婦提個水桶，由屋裏出來說：

「哎呀，主任！剛纔你不知道，他鬧的可鬼啦！吐子密的念哇喊叫的，把人都不壞了！」

尹六喘喘也忙說：

「可不，也說不上冷了子怎的啦？」

李祥眨眨，只好說：

「但凡能下地就下地吧！正刻二福，一天一個成色呀！」

尹六喘喘說：

「主任，你放心，如今晚離的調袋瓜還不通氣？」

大成媳婦也一邊往外走，揚着嘴說：

「她是給自己種的，誰不加緊幹！咱老娘們也不閒着呀！主任，你坐着，我還得挑水哪！」

李祥沒啥說的了，回身往大門走去。

李祥出了大門，屯前的幾匹牲口已經沒有了，在不遠的地裏，有幾付犁在滿地，這是纔剛李祥來時沒有的。

李祥心裏又滿意了……「生產沒啥問題。」

在區上開會時節，說編小組得自願找對象。李祥沒這麼辦，他有一個理由，他說：

「都要自願就亂套了，你要自願，他要對象，哪有那麼齊全的，小組就沒法編。」

區上又說：小組裏要實行評工。李祥照辦了半截，他當大夥說：

「你們小組裏得評評工呀！」

有人說：「那太麻煩，好歹都是一家人，算了吧！」

李祥說：「隨你們便，評工不評工沒關係，生產生的好就行！」

區上又說：要當老百姓解說解說生產政策，交交底。李祥更乾脆，他說：「解說啥？咱這村的

老百姓腦瓜都開通啦，用不着。」

有一回生產委員來向他報告說：

「咱這村有挺多人不托底，生產沒大勁，小組也有問題……」話還沒有說到頭，李祥就來氣

了：

「呵！你聽誰說的？嚮背！你說那個不托底？那個小組有問題？」

生產委員不服氣的想法辯兩句，他更火了：

「你不瞭解情況，我還不跟你？那天我不去查看生產！」

生產委員拗了半天委屈，強八爹又說出兩句：「主任，你不信，你去好好調查調查！」

李祥更急了：

「你說，我好好調查啥？我一天恨不得跑八趟，我還調查啥？這個工作你懂，我這個主任就讓給你！」

生產委員聽了半天沒說出話來，李祥像教訓似的說：

「以後得好好備大家夥生產，別瞎想亂七八糟的謠言，也不看情況！」最後一句話，他說得特別重。

生產委員只好說：

「對，對！對！」賭氣走了。

從此以後，生產委員再也不說啥了。他心裏想：「要你主任管事就行了，我頂啥？」

李祥，還是一天跑到晚，聽聽這個小組長一套，聽聽那個小組長一套，當面誰不說好聽的？李祥聽了挺樂。

x

另外還有一件使李祥最得意的事，就是他改造了一個「二流子小組」。

x

x

這件事的根柢是這樣：

李祥查看生產從來很少到地裏去，因為他一天跑幾個屯子，就足夠他受了。

這一天，忽然不知怎的，李祥想起來查看一下遠一點的地，他就順着道邊一走，離屯三四里

地，他看出有些不對樣了，來到一片苞米地的地頭上，一畦畦台地溝裏是草，他起初還不敢相信，又仔細一看，可不是怎的，乾不楞沒別的，草連片啦！地都該翻二遍了，這還行嗎？他火了，一口氣，別的地也不查了，跑回了屯子去，連吵帶鬧的把那塊地的小組長拔了來，他就站在大門口，指着那小組長罵：

「你們這叫生產嗎？你們都是石頭腦瓜呀！」

小組長一聲不吱的蹲在地上。李祥氣呼呼的，說一句，還得喘一口氣：

「我看你們真是懶種上磨，不打不動彈！放你們兩天限，把那些地都給我剗完，剗不出來就沒收你們的地，抓到區上一個個都當二流子查辦！」

這可把那小組長吓壞了，連夜召集了他們小組裏的人，這回不在一塊不行了，「沒收地」一當二流子查辦！」這還了得啦！這個小組連夜連宿的，鋤頭犁杖就沒住手，傍二天頭，那麼一畝望不到頭的一大片地，都「透」出來了。

小組長報告了李祥說：

「地剗完啦！翻上啦！」

李祥吃了一驚：「這些小夥子真不賴呀！」

驗地吧！小組長跟着李祥在道邊上走了兩趟，順着壩溝又走了幾步，果然苞米苗青刷刷的一片，沒有一根草刺，李祥樂了，樂的拍着小組長的肩膀頭說：

「你們這二流子組改造了，真行！我得好好表揚表揚你們！」
地驗完了，李祥走了。

小組長回來，對着正擔心的組員們伸了一下舌頭說：

「主任這回可樂了！」

李祥自以為改造了一個二流子組，心裏很高興。他往區上遞了一下報，又在村中開了一個生產會，好好的表揚了一下這個小組。

可是爲啥這個小組能在短短的兩天裏，把那麼一大片的地翻出來，又顯上了呢？

有知道底細的人說：

「那地是夾着餡的（光剩地頭地邊，當中擦着）！」

x

x

x

李祥在村裏組織生產的時候，區上工作隊派人來過兩回——檢查工作。

第一回來的是楊工作，第二回來的還是楊工作。

第一回檢查是在下種的時候。楊工作住了兩天，跟老鄉們開了一個會，也沒發現什麼問題，很滿意的說：「不大離！」便走了。第二回正在割蟲二遍，楊工作跟李主任，兩個人肩並肩，從東屯進去，打西屯出來。結果也是個「不大離」，走了。

這兩回「不大離」鬧的李祥更有些迷登了：

「我這個生產搞的就是不大離譜！」

究竟五井村的生產怎樣？表面上看，透的挺歡，可是實情却不是那麼一回事。

五井村的生產小組說編起來了也行，說沒編起來也可以，這麼說呢？

你說沒編起來吧，小組長那屯都有幾個，你說編起來了吧，種地還是單打單。

再說五井村的小組還有一個靈活的特點，就是跟着付主任來變。付主任李祥一站在地頭上，小組立時就編起來，付主任一離開地頭，小組立時就散夥。——爲了這個五井村有些小組還特意設了打更的。

不但這樣，五井村的人們還有幾個大疙瘩沒有解開：

這個地究竟還申不申段啦？

秋後打糧不能歸大堆嗎？有點懸，窮人都是家嘛！

官家這樣「逼」咱們生產是啥心思呀？

可不能有的太多了，有多了背不住就要鬧一鬧。

這幾個疙瘩在五井村的一些人們心裏紮了好幾個勁，解也解不開。

有人也問過李祥一回，李祥聽了也不知道哪來的氣，手指着那人的腦瓜門叫着：

「就你這個腦瓜瓜難解決！這點道理都不懂！誰叫你聽這些謠言？石頭腦袋瓜！」

那個人一聽吓的連忙說：

「通啦，通啦！我腦袋這回可算通啦！」

那個人走後，李祥還氣了半天：

「真難熬，這甯死腦瓜骨，上邊開會說過多少回了，不分不圓，不歸大堆，就是不開竅！」

但是李祥忘了：上邊開會打通了李祥的思想，李祥可沒把五井村的人們思想打通。

x

x

x

要掛鑰了，區上又來檢查劃調工作，這回來的人不是楊工作了，是區主任。

區主任到了五井村後，李祥又一五一十的說起來這村生產沒有問題，怎好，怎好……

無論怎麼好，空口說不行啊，查驗查驗地吧。李祥，生產委員，還有一兩個幹部就跟着區主任往地裏去了，在路上李祥邊說：

「主任，你看吧！咱這村沒冒！」

區主任驗地可不像楊工作，也不像李主任，不但看近地，也看遠地，不但看地頭，也看地當腰，這一來一切就都現了原形。

區主任把全村土地查完，用算盤上下一核，用筆寫出來一個數目字：「擦差五十六塊。」

這個數目字，就像大瞎眼騙似的，狠狠釘住了李祥的心口窩，李祥驢了，怎回事呢？

區主任覺得這情況很嚴重，給區上寫了一封信，並決定了留在這裏工作一個時期。

x

x

x

區主任跟着小組下了兩天地，劈了劈家常話，他發現了五井村裏人們心裏的大疙瘩。趕忙的開了一個交底會，把政府的生產政策解說了一番。

在會上區主任問大夥：

『大夥說咱這村爲啥撿了五十多垧地呀？』

起初沒有人吱聲，後來有人說：

『怨咱們懶！』

又有人說：

『怨咱們沒開腦瓜筋。』

區主任說：

『不對！』

有人又說：

『咱們這村馬歇！』

區主任又說：

『不對！』

又問，沒人吱聲了，雖然有些人心裏想：『怨李主任吧？』但是沒人說出來。

區主任說：

「這就怨咱領導的不好，給弄壞了，咱代表領導給大夥道歉！」

有人說：

「這不對，爲啥怨上官家了？她是咱大夥種的！」

區主任說：

「領導沒好好的給大夥解心裏的疙瘩，沒好好的領大夥組織起來，擦了地，還不顧領導
「啥？」

會開完了，五井村的人們對區主任的「意思」就和楊工作，李主任不一樣了，覺得區主任不像
個官，不像官，就有人來探問：

「主任，你說這個地還能不能申段了？」

區主任說：

「過幾天就發地照了，發下照就是祖祖輩輩的家業了，那申段呢？」

又有人探問：

「主任，秋後不能再鬧爭嗎？不能歸大堆嗎？」

區主任說：

「封建叫咱們都鬧垮台了，還鬧啥？現在講的是誰勞動是誰的，不興吃大堆！」

又有人問：

「官家這些領導咱生產，爲的是啥？」

區主任說：

「爲的是大夥能發家致富，大夥有了公家也好，前方打仗就能很快的打完蔣介石！」

這樣一個人問，兩個人問，許多人都問，一傳十，十傳百，五井村人們的疙瘩漸漸的鬆開了。

區主任又領着重新編了生產小組，評了工，清理了工賬。村中從春天就鬧鬧的一件事，就是大成子借了劉生一石糧的事，現在也得了解決，不與瞎喫癩吃大堆了。欠糧欠債的都得寫下欠據，秋收一定得納利還人家。

這樣一來，更證明了區主任的話。五井村的人們，生產的勁頭，總漸漸提起來。

區上，把李祥，和過去檢查工作的楊工作隊員批評了。區上又召集了一次幹部會，自己檢討一下，把這件事在會上報告了，做一個教訓。

李祥受了一頓批評後，自己也知道今年的生產全叫自己搞壞了，心裏很難受，還大哭了一場。他又在聚眾面前老老實實的承認了錯誤，並表示願意下決心改正。

「龜蓋」的故事

一、故事的開頭

高粱正是開米的時候，再等十來天就要割地了。

一進窪壩屯，走在屯後的崗上，就看見那上面有兩垧多地糊麥，無論誰看見，都不能不希望的一說：「這麥長的真好，準能打上三石！若是叫這地的木主老張頭和王成子來說，還不止三石哪！這地地有個名，叫「龜蓋」。今春開這地地時還費了一段好大囉嗦，你若問老張頭，他就會指着崗下西邊那塊朱如亮的糜子地說：

「你看見那塊糜子地了嗎？也是今年新開的荒，侍弄的還不錯。這話說起來可就長啦！」

二、動不得的「龜蓋」

窪壩屯的土地是最不好了，若不怎能起個名叫窪壩屯呢？就是因為地窪，二十處窪必有一處高。窪壩屯就有一處崗地，地還真好，黑油沙土，離屯最近，就在窪壩屯那三十來間房子的背

後，它的脚下不遠就是一道河。因為它像個龜似的在那爬着，就有了個名叫「龜蓋」。

提起來這個「龜蓋」，過去屯中地主張二麻子還打聽的時候，那說法可就更妙啦。

他說這「龜蓋」是他家的「鑽家寶」，他發財全仗着這個「龜蓋」。傳說他爺爺那陣，有一個「南蠻子」到這個地方來，那「蠻子」眼睛可毒啦，看地三尺，一看就知道這裏有寶，就偷着在下午作法挖寶。他爺爺當晚就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白鬍子老頭手托着一個放光的寶貝對他說：「你命裏該有這個寶貝，誰也偷不去，現在有人來偷，已經叫我打死了。」說完就把寶貝給了他爺爺……。第二天屯中人果然在河邊上看見一個淹死的人。

幫助張二麻子這樣說的，就是這屯中那個合辦嫁娶、擇地入葬、無所不能的陰陽先生朱如亮。他不但說那塊地是張二麻子的「鑽家寶」，而且說這是全屯的風水所在，有它能保佑全屯，誰要動它就會發大水淹了全屯。而且更厲害的是動它的人得七竅流血而死……。他說這話好像也有點根據。在早有一年鬧春荒，屯中好些人家沒吃的，新從外處搬來的老李家就上這塊崗上採野菜吃，誰知道吃了全家三口人死的一個沒剩。經朱如亮一看，說那是動了「龜蓋」啦！從此以後更沒有人敢動了。張二麻子老太爺下世的時候，還經朱如亮看的葬地，就葬在「龜蓋」的旁邊，這叫「守寶」。

這塊「寶」——「龜蓋」就這樣的給張二麻子「鑽」了多少年的家，眼睜着那黑油油的土崗子長着荒草，人家張二麻子不在乎這個，地多嘛！

共產黨來了，天變了，地變了，人也變了，張二麻子變得垮台了，可是這塊「賈」——這塊「龜蓋」沒有變。

雖然這塊「賈」再不給張二麻子「鎮家」了，可是屯中人還沒有敢動它的，因為怕「七竅流血而死」，怕發大水淹了全屯，何況還有些人不讓動它呢！主張不能動最厲害的就是朱如亮，他說：「動不得呀！一動就跑了風水不說，淹了全屯誰擔得起呀？」

究竟朱如亮主張不能動這塊「龜蓋」是不是爲了大夥，動了這塊「鎮蓋」是不是能七竅流血而死，這些，朱如亮心裏是有個數的。

說到這，就得講講朱如亮是個幹什麼的。朱如亮是他後改的名，從前他叫朱喜，也算是窪壩屯的老戶，過去家中有過幾塊地，叫他爹又瞎又嫖的糟塌完了，到他這輩就現眼啦。但是朱喜究竟是像他自己常說的「見過天世面的人」，比他爹精明多了，雖然家中沒啥，不幹啥活也能混個吃喝。後來，他到外面混了兩年，回來之後，可就更有能耐了，說在外面拜了師父，得了神術，專會陰陽，把他朱喜那個名字也不要了，改了朱如亮，意思就是像諸葛亮。

當了陰陽先生，就少不了有人請看房宅啦，擇擇葬地啦，看看日子啦，那朱如亮就神氣起來，「子午卯酉」的掐指一算，「凶吉禍福」就從他嘴裏出來了。

自從給地主張二麻子擇了「守寶」那塊葬地後，就頗得張二麻子的歡心，所以聲名就一天比一天高，神通也就一天比一天大。

地主倒了台，時代變了，朱如亮看陰陽的買賣也不大興旺了，他就想多弄點好地種。他想了想，想到這「龜蓋」地。這塊地又好又近，他知道什麼七竅流血，發大水，都是怎麼回事，他不害怕，可是「龜蓋」地他總說開不得，他自己開能行嗎？況且開荒也太費勁了，他犯了難，想一想，給他那小白鬍，想起來對面屋舉大彎腰子，他知道舉大彎腰子好佔小便宜，容易胡弄。

這一天，他就把舉大彎腰子找來說：

「舉老大，你說咱屯後那塊「龜蓋」地怎樣？」

舉大彎腰子說：

「那邊有比的？」

朱如亮說：

「你不想開那塊地？」

舉大彎腰子搖頭說：

「我不敢開！」

朱如亮突然拍着舉大彎腰子的肩膀哈哈大笑說：

「舉老大，你的膽氣來啦！」

這一下把舉大彎腰子弄楞了，忙問：

「朱先生，你說咱那來的福氣？」

朱如亮說：「現在你離開那塊龜地了！」

畢大鸞腰子說：「朱先生，你可別逗噠，我可不敢！」

朱如亮正經八經的說：

「這可不是逗着玩，這叫命呵！」停了一下，小聲像有什麼入秘密的樣子說：「自從那二麻子倒了台，那塊寶地就算沒王噠，到底這個寶將來落到誰手呢？我就納悶，昨晚我夜觀天象，就瞧見從那塊「龜蓋」紅光四射，出來一個火球，直奔你的房子來了，沒等我看清，就鑽進你屋子裏去了。」

這話把畢大鸞腰子吓了一跳，忙問：

「這是怎回事呀？」

朱如亮說：「是呀！我就連夜攙起來一天罡神術」，掐指一算，哈哈！」這一聲太大了，朱如亮連忙又把聲壓了下去說：「這是天機不能洩露，得小點聲。」說着又拍了拍畢大鸞腰子的鑼錫背說：「畢老大，想不到你真有這麼大的福氣呀！原來這塊寶地就該落在你手裏！」

這一下把畢大鸞腰子鬧胡塗了，身這麼大那經過這個呀！說話都不好使了：

「這真，真格的嗎？朱先生！」

朱如亮把他頭上戴着的那個搭拉滑的纒州帽上一推，手摺着下牙，樁着那少來白的小齒，正顏正色的說：

「這可不是說着玩的，雖然這個寶命中該落在你手，可是若沒有我來助你一勝之力，還不行，不行還說不定有禍哪！」

這一下可把畢大彎腰子吓着了，一挺腰差點把繡綉挺直了說：

「朱先生，你可得幫忙！」

朱如亮慷慨的說：

「那不成問題，咱哥倆，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嗎？告訴你，我那天下晚攤「天星神術」一算，就看出這塊「龜蓋」地應該落在龜形人手中，你看，你這繡綉不正是龜形嗎？」

畢大彎腰子並沒有覺出這話不好聽，反而高興的問：

「真格的嗎？」畢大彎腰子背上那個繡綉正像一個二盆似的扣在上面，由二盆沿向後伸出了一個小腦袋，上面那兩隻小眼睛卡巴巴緊緊的盯着朱如亮。他有些疑慮的問：

「那「龜蓋」地開了不是跑了風水了嗎？」

朱如亮說：「你不懂，這不同在早晚，這叫龜形人開龜地，九九歸一，寶貝還家呀！不開那行？你開了種上庄稼，說不上能發多大財哪！」

別看畢大彎腰子幹別的活不大行，一聽發財可就「騎驢包豆包樂顛顛」啦！忙問：

「那啥時間呢？」

朱如亮說：「別忙，等我給你踏道符貼在背上，叫你多昏開就多昏開，沒有我的符也開不了，」

停了一下又說：「畢老大，我請這道符可不容易呀，你開了這塊地怎麼酬勞我？」

畢大彎腰子說：「朱先生說吧！」

朱如亮說：「我這個力費的也不算少，你開了地分給我點怎樣？」

畢大彎腰子連忙說：「行，行！我開了那個『龜蓋』，咱們一人一半，有了這寶地，分的那點地我也不要了，省點勁！」

朱如亮一聽笑的小白鬍又掀起來老高說：

「畢老大真行，不愧是火命人，咱哥倆一言為定，就這麼辦！」

畢大彎腰子臨走時朱如亮又囑咐說：

「千萬別說呀！天機不可洩露。」

畢大彎腰子走了，朱如亮就在家手繕着小白鬍，腳邁着方步，開始編神話，他想編些什麼龜形人開龜地啦，紅光四射啦，什麼東西落到畢大彎腰子家啦！……想把這些話傳出去，準備好叫畢大彎腰子去開「龜蓋」。

畢大彎腰子從那天回去，晚上手攬着他那個鐵鍋，樂的一宿沒睡着。

三、動不得也動了！

不能動的「龜蓋」地到底動了，但是開「龜蓋」地的不是好佔小便宜不大隨幹活的「命大福

大一的畢大鸞腰子和裝神鬧鬼坑人拐騙的朱如亮，而是屯中公正直性的老張頭和膽大力粗老實厚道的王成子。

在今年快開始春耕的時候，朱如亮心裏有底，無論區上怎樣提價開荒，誰也不敢去開那塊「龜蓋」，就等他編卸話，或者再想個什麼法顯顯靈，好叫畢大鸞腰子去開地，如意算盤打的倒不錯，沒想到沒有不聽邪的人，把「龜蓋」給開上了，這就是老張頭和王成子。

老張頭和王成子在一個生產小組裏，他們是自願兩利技的對象，老張頭就喜歡王成子這個膀人力粗能幹的小伙子，王成子也喜歡老張頭的直率公平的性子。

老張頭從來就不大信鬼呀神呀那一套，自從屯中封建垮台，他更不信了。他常說：「我就不信那邪魔鬼道，都說地主有錢是墳地佔的好，這回咱們窮人翻過來了，墳地也沒動啊？怎麼地主一下子都倒台啦呢？」去年冬沒收了地主張二麻子的大院奔，當時就沒人敢住，好像是朱如亮當誰說過：地主那房子大，好呀！地主倒了咱們人少壓不住，沒看見房樑柱上那道符嗎？老張頭心思就沒怕，搬了進去，一直住得挺好，安安穩穩的什麼事也沒有，後來鬧爭積極的王成子也搬了進去。

王成子過去扛大活受窮，有時也認為這是一「命」。可是翻身後他的腦瓜筋漸漸的就變了。若沒有共產黨有什麼樣的「命」也不能翻身呀，他不大信「命」了。

今年開春，王成子那匹紅驃馬在槽上拴着，不知怎麼一下子發瘋開了就跑出去丟了。急的王

成子連宿帶夜的到處找，也沒找着。更叫他發氣的是：一天晌午他在河壩上找馬，河沿樹枝裏卜拉一聲飛出來兩隻雀，在他頭上閃過去叫：「丟啦！丟啦！」他氣的撿起土拉卡就打。往回走正碰見朱如亮，他就說方纔遇見雀的事，朱如亮把那搭拉治的繩子又向上一推，左手拍着小白鶴，右邊那「馬前課」的手拍頭一點一點，然後對王成子說：

「老王，我可不是博識你呀，你這馬呀，」停住了；王成子着急的問：

「怎樣的？」

朱如亮很乾脆的說：「沒們找啦！你就死心吧！」

王成子說：「你怎麼知道呢？」

朱如亮把他那條拍算的手掌向王成子眼皮下一伸說：

「這不明擺着，「空亡」，這是人不利，那能找着呢？何況你又遇見那雀叫……」

王成子聽了，垂頭喪氣的回了家。說也沒巧，就在那天下晌從北屯來一個人說：聽見哈拉屯撿了一匹馬，王成子聽了信，一個高就蹦起來去了。果不然沒到上燈的時候，就把馬來回來了，不是那匹紅驢馬是什麼？王成子想起朱如亮的話便勁唾了一口，從此更不再信什麼鬼道了。

老張頭眼看年紀大點，於起活來也不讓一個小伙子，王成子那就別提了，各人分的地都不夠種，政府又提個開荒，老張頭就跟王成子商量說：

「咱們不好開點荒嗎？」

王成子說：「開吧！那怎不好！」

開那塊地呢？老張頭想了想說：

「咱們開那塊張二麻子的一畝家寶」「龜蓋」地，好不好？」

王成子聽了遲疑一下，老張頭說：

「你也信那些邪魔外道呀？」

王成子說：

「我倒不信哪！就是屯裏那些不開開筋的，他們不唧唧呀？」

老張頭說：「怕那些神哈？沒有主的荒地誰開是誰的，憑啥那樣好的地撈着不開呢？」

真的，屯屯就屬那塊地好，黑油沙土，好翻好種……多年來就誘惑着王成子，王成子一復

心說：

「開！管它怎的！」

商量好了，老張頭和王成子就套上了大犁開「龜蓋」。

屯裏人聽說老張頭和王成子開那塊「龜蓋」地，許多人都捏了一把冷汗，那怎麼能開呢，有人就來勸他們別開啦，開不得呀！

有的在翻身後的兩年來對「龜蓋」的事也不大信了，有人開就開，沒有人去開他們可也不去冒險。有的雖然還信「龜蓋」的事，但是怕人說腦瓜筋不開，所以老張頭他們開「龜蓋」也不當面攔

阻，只是背後搖搖頭。有的就公然來反對了，他們說這「龜蓋」動不得，開了不但對自己不好，對全屯都有關係，這樣人除了舉大彎腰子和朱如亮他倆別有用意外，還有李花蓋子等一些調話不開的人。

在開「龜蓋」的第二天，朱如亮和舉大彎腰子，還有李花蓋子都來找老張頭和王成子了。先來的是舉大彎腰子和朱如亮，進來正好遇見老張頭和王成子在當院子套犂，舉大彎腰子走上前去說：

「老張頭，你這事情辦的不對呀！」

老張頭明知他們是來幹啥的，故意的說：

「我啥事辦的不對？」

舉大彎腰子把小腦袋使勁伸了伸，脖子鼓起來老高說：

「你們不能開那「龜蓋」地呀！」

王成子接上就問：

「因為啥不能開？」

舉大彎腰子急了：「那你們還不明白嗎？竊害你們自己還不要緊，還要竊害全屯哪！」

老張頭把臉一放，正顏正色的說：

「誰告訴你們的竊害全屯？」老張頭的眼睛眨了一下朱如亮。

這時李花蓋子從大門進來，聽了這話就接上：

「一張老頭，這『龜蓋』可不能開，你忘啦，那年老李家的事啦？」

畢大鬍鬚子像得了理似的忙接上說：

「老李大哥，你說這禍害全屯能行嗎？」

老張頭有些來了氣說：

「畢老大，你這個腦袋一點不開，那『龜蓋』不是張二麻子的鑽家寶嗎？張二麻子爲啥倒了台啦？它爲啥不能給張二麻子鑽家啦？」

王成子也上來氣說：

「你們的腦袋還封建迷信呀？不讓開咱們上區上討論討論去！」

畢大鬍鬚子沒話說了，兩隻小眼睛卡巴巴，想找朱如亮，一回頭，看見如亮早溜出去挺遠了。原來他最怕聽別人說『迷信』這兩個字；李花蓋子呢，他也怕人家說他封建，這時把話就拉回來了說：

「我倒不是西瓜封建，開『龜蓋』我也不反對，誰是他們大夥瞎嚷嚷，我告訴告訴你們就是了。」

這時朱如亮看不行了，已溜出了大門，李花蓋子覺得沒啥意思也走了，剩下畢大鬍鬚子旺旺沒咒金氣的說：

「你們開吧！開出了亂子看你們怎辦？」話還沒說完，拔腳就溜朱如亮去了。

老張頭瞧他們的樣子，氣又不是笑又不是。

王成子說：

「舉大彎腰子底根就有雷懶性，跟朱如亮勾搭通暹，更不能好了。」

老張頭說：「這些人非得改造改造不可，你睚朱如亮還說不定搗什麼鬼哪！」

兩個人說著套上鞍，又去開那「龜蓋」了。

四、原來這麼回事

開了「龜蓋」，老張頭和王成子也沒有「七竅流血」而死。

朱如亮心中這個鬱氣動就動不動，眼看著「龜蓋」種上的種子都出苗了，自己想騙的堆還沒有到手，越想越生氣，越生氣越恨老張頭和王成子破壞了他的好事，不由的心裏盤算出來一個壞道。

這一天又把舉大彎腰子找來。舉大彎腰子因為沒有得着那塊寶地，心裏也發氣，但他除了朱如亮的話總算有個底，就是「叫他們開吧，准不能得好，寶貝該誰的是誰的，以後就知道了。」

舉大彎腰子聽朱如亮招呼，過來了，朱如亮說：

「昨晚我又擺了一天聖神術」算出來老張頭是個魔星下凡，活該你得這個寶受點折磨，現在咱們就得想法把他打敗纔行！」

舉大彎腰子問：「那怎麼辦呢？」

朱如亮真像法術無邊的樣子說：

「不要緊！」又往窗外瞧一瞧，叫過大鬍子：「你過來！」畢大鬍子把繃繃往前湊一湊，小鬍子一伸，耳朵貼上了朱如亮的嘴，半天，小鬍子卡巴兩下，眼眉皺了皺，爲難的問：

「行嗎？這叫人看見怎辦？」

朱如亮說：

「這寶命該是你的，怕什麼？若不這麼辦，就打不取他，這塊寶骨不住就與音叫他們給破壞了，等下晚你來帶一道符去，就萬事大吉了。」

既然命大，禍大，爲了得試地寶貝，畢大鬍子還有什麼？

「好，就這麼辦吧！」畢大鬍子走了。

朱如亮就在家拿他個那兩道符，像畫着蠅似的畫了一道符。到個晚上給畢大鬍子。

老張頭和王成子閱了「鴉蓋」，一人分了一半，都種上了嚮葵，不幾天小苗就出來了，老張頭和王成子叨咕說：

「這地多好玩！鴉卒咱們種上嚮葵，頂不及也打它五石六石的。」

就在朱如亮咬畢大鬍子耳朵說話的第二天，老張頭到「鴉蓋」上去了一趟，不知爲什麼甯邊的那兩條嚮葵，有不少苗都「粘巴」啦！

「犯什麼病了呢？」老張頭心裏想着，看看別的地方都挺好，就沒人注意的回去了。

當天傍晚生產小組長上村去開會，王成子也去了。頂半夜纔打村上散了會回來，爲了防備個狼

映的，他扛了個老洋砲，他走到房後『櫃蓋』上，就看見亮地下有一個人蹲在那邊地裏，兩手不住的像幹啥，王成子站往心中『格登』一跳：『真有鬼嘍！』

那個人蹲了一會站起來直一下腰又蹲下，這一下王成子看出來了：『這不是舉大彎腰子嗎？他在那幹什麼？』

王成子悄悄的走了上去，舉大彎腰子光顧着忙，也沒聽見啥動靜，只見他兩手不停的顯着埋台抓著苗就往上一拔，這一看不要緊，可把王成子氣炸肺了，大叫一聲：

『舉大彎腰子！』

這一聲就把舉大彎腰子吓了一個腔，起來也沒看清是誰，撒鴨子就跑。怎麼跑吧，他背上那個盆也不方便呀！王成子兩步就攔個差不多，把洋砲往前一伸就喊：『站住！你再跑我就開槍啦。』

舉大彎腰子一聽要開槍，吓的就站住了，一看是王成子，過來就行個禮，結結巴巴的說：

『老王大兄弟，是你……』下面就說不出來了。

王成子氣沖沖的：

『舉大彎腰子，你這是幹什麼？成心禍害人哪？』

舉大彎腰子忙說：

『不，不是，老王大兄弟，我……』他嚥了一口唾沫說：『我是來着出沒出苗。』

王成子恨不得給他兩巴掌，氣的說：

「半夜三更誰叫你上人家地來看苗，我早就看見啦！走吧！咱們叫人夥給評評理！」

畢大彎腰子又哀求說：

「老王大兄弟，你看，這個事……」

王成子用洋砲一比劃說：「你走不走吧？」

畢大彎腰子一抖索忙說：「走，走！」

這件事發生的第二天早上，就把朱如亮也找來了。因為畢大彎腰子昨晚一害怕，就說出是朱如亮叫他幹的，這一下朱如亮也就受了原形啦！

屯主任，生產委員，老張頭，王成子，李老蓋子，東鄰西舍都來了，這是一件新鮮事呀！

畢大彎腰子耷拉頭了。朱如亮剛被找了來，雖然他心裏像明鏡似的，但其他還裝佯說：

「怎碼事？該我啥事？」

老張頭說：「你爲啥叫畢大彎腰子禍害我們的蕎麥地？」

朱如亮把頭搖得像播弄鼓似的說：

「那有的事？我沒有呀！」

畢大彎腰子沒辦法的說：「得啦！我都告訴人家了！」

朱如亮把門脣一翻楞說：

「舉老大，你怎麼大白天說夢話呢？我多嚙叫你講齊人家的莊稼啦？」

屯主任看朱如亮不承認，就對舉大鬍鬚子說：

「你當大夥說說，朱如亮都怎對你說的？」

舉大鬍鬚子到這個時候也忘了禍大命大，也忘了天機不可洩露，就一五一十的，把朱如亮如何叫他開「龜蓋」地，如何分給他一半，又如何說老張頭是個魔星下凡，不打敗他不能得到「龜蓋」，朱如亮叫他去找老張頭的壽麥，好叫他們相信這地不能種莊稼……

朱如亮一聽傻了，手也忘記再拍那給小白鬍了，抖索的說：「這那有的事，這那有的事！」

生產委員這時火了說：

「朱如亮你還不坦白，送區上去辦他！」

朱如亮這一聽慌了，忙拉着生產委員說：

「別，別送，咱，咱們再談談！」

旁邊有個人逗笑的接上說：

「得啦！別彈（談）啦！拉弦吧！」

大夥忍不住的笑起來，屯主任忙說：

「別逗笑話，咱們大夥看這個事怎辦？」

老張頭氣的說：「不坦白就叫村上送區政府辦他！」

大夥說：「對！」

朱如亮一看不行了，對老張頭說：

「老張大爺，就算我的錯吧！」

大夥說：「不行！得坦白坦白！」

又有人說：「那「龜蓋」到底怎麼事，鬧神鬧鬼的，也坦白坦白！」

屯主任對朱如亮說：

「對了，你就坦白坦白吧！」

朱如亮沒路啦，吓的這一下可坦白了。把他怎樣胡弄人，怎麼討張二麻子歡心，說「龜蓋」地是他家的鑽家寶，又怎樣的想騙騙地，胡弄張大慶腰子鬧那塊「龜蓋」，……說完了李仁蓋子這事

問：

「那年老李家全家死了是爲啥？不是爲了勸「龜蓋」一嗎？」

朱如亮說：

「因勸「龜蓋」死了是我編出來的，他們大概是吃野菜餓死的。」

張大慶腰子一聽簡直這個火就大了，衝着朱如亮就潑口大罵：

「我操你媽，朱如亮，我算叫你調理穩了！」罵着就要過來打，被大夥好歹拉住了，朱如亮吓的抖索起來。

這一來屯中人就吵翻天了，什麼「龜蓋」鑽家竇的，都是扯淡，真叫朱如亮調理壞了。若不早就鬧那塊地啦！「龜蓋」的祕密從此就揭開了，大夥都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

五、到末了

「龜蓋」的祕密揭開了，到末了對朱如亮和畢大彎腰子怎辦了呢？

村上開了個大會，說府了鬼呵神呀都是人編出來騙人的，把朱如亮的事對大夥發表了，開了好多人的腦瓜筋。

對朱如亮，有人說要送區上改造他，有人說要把他擡出屯子去，這可把朱如亮吓屁了，左哀求，右哀求，大夥說好起，留在屯中大夥監視他幹活，壞了老張頭的那點蕎麥叫他給白糶上。

畢大彎腰子受了一頓氣，白做了一頓福大命大的夢，大夥給他開了一下腦瓜筋，對他說：

「要想發財非得自己勞動不可，靠命，靠福那是白扯呀！」

軍運車

一、小站

經過一場戰圍，蔣匪從這個小站上狼狽的向南逃走了。

蔣匪逃得快，人民的軍隊追得也快，僅僅兩天，這裏就再也聽不到槍聲了。十二月的寒風，颯着地上的浮雪。這個殘破的小站台，顯得非常冷落。

不遠的鐵軌旁有一個碉堡，水泥已經被砲轟得四崩五裂了，一根根的鐵筋，像死去了的螃蟹腳，向四外伸着……。

車站辦公的房子共有三間，有兩間已經壞了天，剩下了暫時用木板釘上窗戶的一間，裏面住着幾個人民鐵路的工作人員，從那裏不時地傳出電話鈴聲……。

房子的門開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人，披著外套走了出來，這個人就是這小站的臨時站長——陸德成。他在站台上轉了一圈，順着鐵道向北走了幾步，既了既又走了回來。他是昨天纔從後方到這小站上來的，同他一塊來的還有工務段的老程，和過去和他一起作乘務工作的老張。

他的任務就是恢復這個小站，使它安全的通車。

在他來到的那天下午，電務搶修隊就已經把電話綫接通了，和前方站，下站都有了聯絡。這裏的鐵路並沒有怎樣被破壞，很快的就修復了，試路的車已經通過了，現在馬上通車也沒什麼問題。

原有的站上人員，只剩下一個拉道夫，其餘的聽說叫蔣匪逼散了。

陸德成阻着這被蔣匪破壞的小站，想起後方的車站，不禁把眼眉皺了一皺：

「狗日的，你們破壞吧！我們就建設，就建設！要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有秩序！」

風吹過他的耳邊，發出一陣「呼呼」的響聲，他覺得很像火車聲。他方纔已經接到了電話，知道今天上午，有一列軍運車要從這站上過去。

「老陸，老程他們回來啦？」屋裏的老張爬在門口問了他一句。

老陸似乎感到有些冷，把散披着的大衣，往上提了一下，回答說：

「還沒有！」

老程和嫩道夫一塊去溜道去了，這裏還殘留着零零星星的匪特，也許會偷偷摸摸，像夜貓子似的破壞鐵路。

二、軍運車

軍運車已經開到這小站的前一站了。

電話鈴響了幾遍，小站上的老張，承認了前方站可以開車，這列車在很短時間內就辦完了區間閉塞手續，而由小站的前方站出發了。

工作都是突擊式的，迅速的，那一個人，不知道這列車是多麼重要啊？！

x

x

x

陸德成進屋打了一個轉，又走了出來，老張在屋裏守着電話。

早飯還沒有吃，去溜道的兩個人還沒有回來，顧着鐵道，老陸慢慢的迎上去，走了不遠看見老程和搬道夫攜着槍，從那邊土崗拐角處急急忙忙的走來。越走越近，老陸似乎感覺到了：「有事！」他又往前忙着迎了幾步，老程就走近了：

「老陸！」老程喘呼呼的，他把皮帽子撥了一撥，裏面往外放着熱呼呼的氣：「老陸，媽的！鐵道叫特務給拆丟了兩根，還有幾個地方道釘也沒了！」

老陸一聽，忙問：

「那個地方？」

「在東山坡下。」

老陸臉色緊張起來了。他急對老程和搬道夫說：

「你們快去準備工具，我去打電話告訴前站。」

三個人跑着往回來，剛到了站台，屋裏的老張喜氣沖沖的跑出來，看見他們就衝着老陸大聲

說：

「老陸，軍運車開過來了！」

陸德威身子一機，幾乎沒有站住：

「什麼，你說什麼？」

這種情形把老張吓了一跳，莫明其妙的忙著重說了一句：

「軍運車，從前站出發了！」

錯了！老陸的全身像要爆炸似的，腦袋嗡嗡的響，張著嘴，氣有些短促，一秒鐘也不能就誤了，他再也說不出來別的，好似用全身的力量爆發出來一句話：

「快，快！軌道車！」

他發狂似的向軌道車庫跑去。別人也急忙跟着跑過去。

三、軌道車壞了！

蔣匪留下的一輛軌道車，死板板的在車庫放著。

四個人七手八腳的把車推出來，上了鐵道，老程和段道夫感了感不動彈，老陸老張在下面又推了幾步，再感還是不走。

老陸的眼睛冒火了，老張急得要哭：

「這怎麼的了？這怎麼的了？」

老程的帽子不知掉那裏去了，汗珠從額角上流下來，他圍着車跳上跳下的找毛病。

老陸眯着這個情形，心都要跳出來了。問老張：

「車什麼時候出的站？」

「八點二十分。」

由前站到這站只要二十三分鐘，有十七八分鐘便能到出事的地方，他忙着看看錶，驟着腳說：

「現在已經過六分了！」

那邊老程已經不像是在說話，是在叫：

「鉗子，快拿鉗子！」

搬道夫跑進屋去了。

已經過了六分半，老陸又看看錶。

怎麼辦？怎麼辦？「軍運車，晚點！……」他不敢往下想。

「已經過了七分！」

老陸忽然跳起來，把身上的大衣往站台上一扔：「你們趕快修車！」說着，抓起信號旗順着鐵道像瘋了似的拚命跑下去。

四、摔了一跤

跑呀！跑呀！拼命的跑。鐵軌，道木，石頭，道旁的枯樹，前面的土崗……老陸什麼也看不見，只是跑，跑。

跑！跟這僅有的幾分鐘賽跑，跟軍運車賽跑！

他嗓子乾，但不能閉一下嘴，血液在他身體裏跟他一樣在狂奔着，肺子在胸中像要炸了，眼睛變紅了，思索好像也沒有了，不，還有，他腦子裏想的是：

「軍運車，鐵道被拆掉二根，道釘沒有了，跑！」
八分鐘，九分鐘，十分鐘！

距出事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近了，土崗過去了，拐灣地方跑過去了……。

這時老陸的眼睛好似看見遠處的地方已經露出火車的白煙，他心急，兩眼有些發花，一塊石頭把他兩脚一拌，猛的向前倒了下去。

他腦袋立刻像挨了一錘子似的，眼前變黑了，呼呼悠悠的，他覺得火車來了，從他身上閃了過去，血，肉……又好像看見軍運車脫軌了，翻了，人聲呼喊……最後又是一片黑，什麼也沒有。

五、車停住了！

陸德成冷了一下就清醒過來，他的頭正碰在鐵軌上，坐起來什麼也沒想，睜睜眼，忙看了一下：

「八點三十二分！」

原來老陸只暈了不到一分鐘。

「跑！」

他站了起來，身子恍了一下，一滴血從他頭上落在鐵道的石子上，他並沒有注意到。

腿像掛上了幾斤鉛似的沉，身子向右，向左擺了兩下，他又鼓了鼓勁：

「抬腿，跑！」

信號旗還緊緊的抓在他手裏，跑呵！跑呵！「一秒鐘也不能停！我不能叫這軍運車出事故！」

一秒鐘過去了，又一秒鐘過去了，一分鐘也過去了……

他眼睛死盯盯的望着火車來的方向，腿好像已經不在他的身上，連身體都像沒有了，他只想：

用勁，用勁，向前跑！

額角上的血和汗一起滾下來，流過了他的臉，流進了他的脖子裏，裏面的襯衣不知是汗還是什麼，貼到他身上來了，這些他都不管，實在的，他也沒感覺到。

腿軟了，身子晃了。

前面有火車的自然了，這是真的，老陸揉一下眼，是火車煙。

火車響，鐵軌響，近了，老陸狂舞着兩手，搖着那面小紅旗，他想張嘴喊，但是喊不出聲，只是張着大嘴，瘋狂的跑，瘋狂的舞着紅旗。

聲大了，車頭出現了，老陸忽然覺得：

「完了，來不及了！」要喊要叫都沒有聲，他又猛跑了幾步，手中的旗搖了搖，他跟前一陣黑，暈倒了。

x

x

x

軍運車的司機，驕傲就看見一個人在鐵道上飛跑過來，同時也看見他手中的紅旗，知道前面出了事情，忙着下崗。

這列車開到離陸線成幾十幾步遠的地方纔停住。這時又看見前面軌道上一輛軌道車飛似的向這邊來，在不遠的前面停住了，——因為那裏的鐵軌被拆掉了兩根。那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是老陸，一個是搬道夫。

軍運車的司機，和另外兩個同志已經把老陸扶起來。

當老陸和搬道夫講了這段事，軍運車的司機和另外兩個同志，感動得流淚了。
大夥親熱的把老陸拖起來叫：

「同志！」

「老陸！」

老陸醒過來了，嘴角裏流着血，睜開眼睛睜睜，疑問似的：

「車……」

老程忙說：

「沒出事，車停住了！」

老陸笑了，原來老陸已經跑過了那出事故的一段，他當時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三月

一、化鐵爐

一九四八年七月：老曹剛到化鐵爐的頭一天。工長老于頭就問他：

「你從那來的？」

「從長春跑出來的！」

「爲什麼跑到這來了？」

「聽說解放區的工人好過。」這樣一問一答，老曹心裏覺得有些不順溜，問道：「個六」，反正幹活拿錢就是了，可是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工長還要問，旺旺老曹又說：

「你幹這個活行嗎？」

老曹一想，這分明是小瞧人，聽不起拉倒，他把嘴微微一撇說：

「湊和着吧！也混過幾天！」

老于頭把花鏡正一正，眼睛卡巴兩下，不大在意的樣子說：

「好吧！你就跟小王拾鋼磚（耐火磚）吧！」

老曹心裏這個憋屈就別說了，看不起我，叫我打雜，好！我就看看你們到底有什麼本事？他看
看化鐵爐，哼了一聲跟小王拾磚去了。

吹風機嗚嗚的響，風順着風筒經過化鐵爐的風套，由風眼吹進了爐裏去，裝鐵的平台上有兩個人從爐口往爐內添炭，添鐵。看風眼的老孫頭圍着爐不住的轉，停一會就得打開風眼的擋板用鐵條把風眼衝一衝，衝不動小李就過來拿錘子打，打完了，用鉗子把裏面被風吹黑了的焦子挾出來，老孫頭看四個風眼忙的一頭汗，小李鏗完黑焦子還得放坨子（焦炭與鐵混合的渣子），坨子不往外瀋，小李還得從放坨子的眼裏用鐵條往外拉，一下一下的，連燻帶忙也是一頭汗。小李編了一段快板，一暨扯起來旺着化鐵爐氣的就罵：

「化鐵爐

你這老母豬

處處跟咱找整扯

焦子不化錘子打

坨子不瀋鐵條拉

怕你冷了怕你熱

怕你氣着怕你乏

你還常常把稀拉」

老曹跟小王抬鋼磚，抬了一趟又一趟，每趟回來他都留心監視化爐爐，在抬磚的道上，他心裏納悶的問小王：

「你們這爐從來就這麼幹哪？」

小王不慌的問：

「你說怎麼幹？」

老曹說：

「怎麼還從風眼裏往外換焦子呢？」

小王說：

「我到這三年了，就是這麼幹，于師父說日本鬼子在道也是這樣，焦炭不好，靠風眼那塊，坑子都坐（濺）住了，不柯下來就擋住了風眼。」

老曹又問：

「現在一斤焦炭，化多少鐵？」

小王說：「也就四斤來的！」

「怎麼這麼點？」

「我們從來也沒多化過！」

兩個人一邊走著一邊嘮，走到堆焦炭的地方，老曹撿起來一塊看看問：

「就這份焦子吧？」

小王點點頭，老曹看了看又丟進爐裏去說：

「這焦子不至於就化四斤鐵，我看許是大爐有病！」

小王驚奇看着老曹問：

「你懂得嗎？」

老曹笑了笑說：

「我幹過兩天！」

「這婊子師父在這爐上廿來年了，你幹過兩天頂什麼？別扯了！」小王以為老曹拉着玩，老曹再也沒說什麼。

這趟老曹拾磚回來，把磚倒在爐旁邊的木棚裏，就走到爐跟前。

鐵水從爐限流出來，給「包」（裝鐵水的桶）的工友一同回的把鐵水給挑翻沙場裏，堵眼的老張拄着泥棒笑嘻嘻的站在旁邊。鐵水化的慢，給「包」的人時常停一會纔行。老曹看出來這爐一定有毛病，他走過去打開風眼的擋板，往裏看了看，老子頭過來不願意的問：

「你幹什麼？」

「我看看！」

「你看這個幹什麼？快拾你的磚吧！」

老曹氣的使勁把風眼擋板一關，回頭就走，老于頭看看他的背影，回頭對老孫頭說：

「這小子還有股個性勁哪！這什麼強，我的兒子都比他大了！」

二、爐停了

化鐵爐突然化不出鐵了，升上火，開了風，只聽吹風機嗚嗚的響，就是不出鐵水。原因是以前那份焦炭用完了，新換的這份焦炭不好使。廠長也急的一趟一趟的來，工會主任大老劉急的團團亂轉，老于頭更是急的滿頭汗……這怎能不叫人着急呢？現在各廠各組都訂了生產計劃，爐若不化鐵，什麼都完了！

聽他的忙乎了一頭晌，總化了不到六個鐵（每個二百公斤）。工長老于頭的眼睛急的更花了，一個勁的直擦老花鏡，最後搖搖頭對廠長說：

「不行啦！這份焦炭不能化鐵，黏性太大。」

這可糟了，現弄焦炭也不趕爐，就是能把好焦炭弄來最少也得十天半月啊！爐要停個十天半月的，這個損失可不小啊！

廠長聽完了老于頭的話，皺着眉頭和工會主任大老劉回去了。

老張把手中的泥桿放下，無可奈何的坐在地上對着小李說：

「這回不用再罵老母豬「拉稀」了，連食都不吃啦！」

老孫頭難過地說：

「得啦！別扯閒蛋了，爐停了怎辦那？」

真的，爐停了誰不難過啊？吹風機也不吹了，爐眼也不淌紅堂堂的鐵水了……。

老曹手裏拿了一塊焦炭，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現在實在忍不住了，自言自語的說：

「憑這樣焦炭化不出來鐵？」

老于頭這時正在心焦，聽見老曹這句話，認為是說風涼話，有些火了，站起來說：

「你能化出鐵來，我這個工長就讓你當！」

老曹沒想到老于頭火了，本來他對老于頭就有意見，這回也火了，把焦炭往地上一丟說：

「我也不是來頂你的，憑什麼讓給我當？我看你們化不出鐵，想幫幫忙，不信就拉倒！」說完

一扭身就往翻沙場裏走去，老于頭一聽更火了：「別吹牛，是騾子是馬踹踹看，你要能唱，這台戲

你就唱！」

老曹也沒回頭也沒理，走進了翻沙場。

老孫頭在旁邊囑怨老于頭說：

「你上的什麼火？肯不住也許人家有兩下子，這個時候大夥誰有辦法，誰就使唄！」

老于頭個性性的把長滿鬚子的嘴撇了兩撇說：

「黃嘴丫還沒退淨，我就看不透！」

老孫頭知道他的個脾氣，來了勁誰也沒治，只好不說了。他想，方纔看老曹的樣子可不是裝像，好像有把握似的，「活到老，學到老，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可不能小看人，背不住老曹就有兩下，他心思着就站起來往翻沙場去，想找老曹嘮一嘮。

剛到翻沙場的門口，遇見了小王，他問着見老曹沒有，小王問幹什麼，老孫頭就把剛纔的事說了一遍，小王也想起來前兩天和老曹拾磚時他說的話，也就對老孫頭說一遍，兩人核計了一下，就一同去找老曹。

兩人一進翻沙廠，就看見老曹坐在一個機器的底座上，又着兩腿低着頭，看着地上那堆黑沙子出神。老孫頭走過來叫一聲：

「老曹！」

老曹答應了一聲，抬抬頭沒說什麼，老孫頭和小王就坐在他身旁。

老孫頭說：

「你看我們大爐有毛病，是不是？」

老曹也是個又硬又倔的人，加上方纔生了氣，所以就不願搭理的回答了老孫一句：

「可也沒什麼毛病！」

小王接上問：

「那爲什麼化不了鐵？」

老曹冷笑一下，諷刺的說：

「我們工長不是說了麼，焦炭不好使！」

老孫頭安慰他說：

「得了！老曹，別賭氣了！工廠是我們自己的，你能眼看大爐停火嗎？」

老曹一聽倒有些不耐煩了：

「我不懂什麼叫工廠是自己的！得了！」

小王在旁邊着急的說：

「老曹，我知道你有兩手……」還沒等說完，老曹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

「小王，你別說了，我懂得個六？」說着就走了。

x

老曹正在屋裏坐着，廠長和工會主任來了。

廠長微笑着說句的問老曹道：

「老曹，你看我們工廠怎麼樣？」

老曹說：

「不大障！」

劉主任見他這變臉就笑着問他：

「你在這塊幹活順心嗎？聽說你跟老子頭吵嘴了！」

老曹一聽倒有點恐慌起來，這幹什麼？要處罰我嗎？聽說這塊好批評，要批評我嗎？連忙分辯說：

「不，我沒跟老子頭吵過嘴！」

劉主任笑了：

「我知道了，那個老子頭就是性子倔，不佩服人，若叫他服了，他就老實啦！」

這塊的廠長和主任爲什麼這麼好呢？說話這麼招人親近呢？老曹想起來過去在國民黨工廠裏那些官的樣子，又狠又毒，橫眉豎眼，和試一比，倒有些不明白起來。

廠長說：

「老曹，聽說你對大爐有經驗，你現在不拿出來還等什麼時候呢？」

老曹遲遲疑疑的說：

「我哪有什麼經驗啊！」

劉主任這回却直截了當的說：

「老曹，現在我們的大爐停了，你有辦法你就使吧，工廠是咱們自己的呀！」

老曹覺得廠長「主任」以這樣誠懇可親的態度對待自己，真有些不好意思再說慌了，就說：

「唉，我於是能幹，可是我怕……」老曹說到這停了一下，劉主任忙說：

「老曹，你怕什麼，說出來不要緊！」

老曹說：

「我要把爐弄好了，這個活可不是一個人幹的，假若有人給我使壞，鋪的鐵和焦炭不均匀，鋪偏了，也興許放進點什麼，爐就容易燒壞，那時可就把人坑了！」

廠長笑說：

「老曹，你放心，我們這裏沒有那樣的人！誰也不能破壞。」

大老劉拍着他的肩膀說：「老曹我們給你作主，你就幹吧！」

三、風眼

化鐵爐的工長老于頭，坐在一塊鋼磚上，兩手捧著頭，耳朵中光聽翻沙場裏的切車，剛剛剛剛，剛剛的響過來，響過去，可是這邊的大爐却一點聲音也沒有，他抬頭看看爐，心裏很難過。難過有什麼法？根據他自己的經驗，沒有好焦炭，活神仙也不能叫這爐化鐵，等著看廠長怎麼決定吧！

這時廠長、工會主任和老曹走過來。

老于頭看見廠長來了，忙問：

「廠裏打算怎麼辦了？」

廠長說：

「廠裏也沒什麼好辦法，現在弄焦炭也燒得半個多月，也許大爐有毛病，現在讓老曹給看看！」
老于頭一聽炸了，站起來就問：

「誰說爐有毛病？分明是焦炭不好，我守這個爐二十來年了，這點事我不懂啊？」

廠長說：「我們不能老是憑經驗辦事，老法子不好使，這會正是要大發多想辦法好快點開爐化爐，你也應該多出點主意，少上火機是啊！」說得大夥都笑了。

劉主任說：「老曹！你幹吧！」

老曹聽了老于頭的話雖然有些氣，但也沒好意思說什麼。

老曹在頭幾天就看出來風眼有毛病，這回他打開擋板仔細的看一下，他想起老孫頭從這裏忙著鏟灰子的情形，又看了看大爐好「拉稀」的地方，他有些明白了，想了想肯定的對大老劉說：

「我看這個病主要是犯在風眼上。」

「怎麼知道？」

「這個風眼太大，又是直的，進來的風不往下面去，下面的火就不硬，鐵化的就慢，灰子也好，風眼大也把它旁邊的灰子、灰子吹黑了；還有風進來是直的，當大火硬，專吹爐壁上，爐就好「拉稀」！」

這些話老于頭簡直是頭一回聽見。二十多年了，守着這個爐，從來也沒想過這些事啊！爐「拉稀」那是常有的事，難道這個小毛孩子還能叫爐不「拉稀」？小日本子在這的時候也是一樣拉，老

子頭越想越覺得老曹是吹牛，不禁的哼了一聲。

廠長聽了老曹的話覺得有些道理，雖然他對技術不大熟，可也看出來老曹是個行家，他點點頭對老曹說：

「那你看怎麼辦好呢？」

老曹說：

「我想把風眼改一改，可能就好使！」

廠長一聽乾脆痛快的說：

「好！老曹，你就改風眼。你什麼時候改吧？」

老曹說：

「要改就改，一會就動手！」

大老劉看看天已經晚了，對老曹說：

「今天怕不行了吧？就要下班了！」

老曹熱情的說：

「不要緊，今晚把它幹出來，明天就升火試試。」

大老劉驚喜的鼓勵的說：

「好，老曹，你真行，需要什麼材料你說吧！」

老曹看了看大夥，有些遲疑的說：

「材料倒不用什麼，可是得用兩個人幫忙！」

大老劉看看大夥，號召似的問：

「今晚誰能幫老曹改大爐？」

老孫頭頭一個站起來對老曹說：

「你看我怎麼樣？」

小王緊跟着也說：

「算我一個。」

老曹一看高興了：

「够啦，我們三個人就行！」

小李在旁邊看看，走到老曹跟前問：

「老曹，再算我一個行不行？」

老曹笑了：

「怎麼不行！幹活還有不行的？」

老子頭和堵眼的老張坐在那邊沒吱一聲，老子頭把嘴上的鬍子癩的多高。

x

x

x

老曹，老孫頭，小王還有小李，四個人，從吃完下晚飯就動手幹，和泥，羅鋼磚，直忙到快半夜了，纔把改了的四個風眼套完。

老曹說：

「這回我們把風眼改小，口往下斜着，進來的風吹到下面焦子上去，然後再返上來，這個火勁就大了，噉化的就快，眼小了風也不至於把焦子什麼的吹黑，……。」

大夥聽了，都覺得有道理，老孫頭一邊洗着手，一邊說：

「就看明天了！」

老曹伸了伸腰，對老孫頭說：

「不瞞孫師父說，我從十六歲就在爐上，十多年了，平常就好「捉摸」，照這份焦炭，我們把風眼改成這樣，一定能好使！」

大夥都洗完了手，老曹又檢查了一遍說：

「行啦！回去睡覺吧！」

小李臨走挑皮的指着爐說：

「明天再不好使可悶死人了，你這該死的老母豬！」

四、試驗

第二天，開始試驗了。

廠長，工會主任大老劉，還有翻砂廠和機械廠的幾個組長，都來了，這個看看，那個問問，都很緊張，關心這個爐今天試驗的成敗。

老于頭今天也不吱聲了，但是心裏還是憋着一股不服氣的勁：「看你的吧！」

老孫頭問老曹：

「今天一斤焦炭，照幾斤鐵試驗？」

老曹想了一下說：

「先照八斤試試！」

老孫頭把舌頭一伸，楞了：

「怎麼！八斤？」他有些不相信，擔心的說：

「不行吧！從前焦炭好的時候，纔化五斤，我看今天頭一回，少點吧！」

老曹有把握的：

「來吧！」

大夥一聽，有的信，有的不信，老于頭氣的倒要笑出來：「這不是逗人玩嗎？好！我就看看你這個活神仙。」

廠長也有些擔心的問老曹：

「能行嗎？」

老曹肯定的說：

「行！」

行就幹吧！大老劉高興的說：

「來！我去稱鐵！」

按好了爐，升起了火，不多一會開了風，吹風機嗚嗚的聲，緊張的振動着每個人的心，尤其是老孫頭，更擔心：今天再不好便可糟了。

平台上的人，開始往爐裏裝焦炭，裝鐵，老張通了幾下鐵水眼，火從眼內「呼呼」的噴出來，老曹自己看風眼，把風眼按個檢查一遍，用鐵條通一通，又都擋上，站在那看着爐不吱一聲，他心裏雖然是有底，但是這時候也不能不緊張啊。

老孫頭看老曹站着半天不動，過來搶心的問：

「老曹，風眼不用看看啊？」

「停一會！」

老孫頭真有些害怕，若是從前，這麼大工夫不衝風眼，裏面準黑了。

又停一會，老曹過去打開風眼擋板，用鐵條按個通幾下，看一看又翻上回來。老孫頭問：

「不往外挾黑焦子嗎？」

老曹說：

『這不用往外挾焦子，黑一點衝下去就化了，不要緊！』

老子頭看老曹半天也不去衝風眼，也不往外挾焦子，心想這非要堵上不可，誰想老曹過去只通了幾下，把風眼擋板又關上，還是不挾黑焦子，他心裏納悶：『怪！怎麼不堵呢？』

『鐵水下來了！』小李一眼看見鐵水眼涌出一股鐵水，高興的喊。

堵眼的老張一看，可真的，忙用泥桿把眼封上，心裏想：『真怪，今天鐵水下來的這麼快！』大夥都有些興奮起來，老孫頭一會上平台看看火，一會又下來。

不多一會平台上面說：

『化了五個鐵墩！』

按照時間來說，從老子頭使這個爐以來，化鐵就沒有這麼快，大夥立刻樂的哄嚷開了：

『老曹真行！』

小王跑進翻沙場去喊給『包』的來抬鐵水，小李樂的拍打着爐壁直說：

『這回可好了！』

老子頭奇怪的把老花鏡戴上，走過來，打開風眼擋板，往裏看了看，見裏面一點沒有堵，只是邊上的焦子黑了點。

整整一頭晌，工會主任大老劉從平台上下來，宣佈試驗成功：

「一斤焦炭能化八斤鐵，一頓响化了三噸半，平均一個鐘頭化一噸二。」

過去一斤焦炭最多化過五斤鐵，一個鐘頭只能化八百公斤鐵，爐若化上五噸鐵，就要「拉稀」。

老孫頭高興的幾乎要掉下淚來，抱住老曹：

「老曹，你這回給我們廠子立下了大功！」

老曹笑着說：

「這是給自己家幹，應當的！」

老于頭低頭了，懊喪的坐在那，雖然他也爲了爐的好使高興，但是因爲他的不服人的個脾氣，

他覺得：「這個老臉可有點掛不住了！」更難受的是他想：「自己這二十來年白幹了！」

廠長看見老于頭坐在那難受的樣子，走過去像鼓勵的，又像批評的說：

「老于，你幹了二十多年也沒離開這個爐，雖然你有經驗，可是你總守着它，不去想想改造

它，今天你看見了吧？應該接受新事物，學習學習新的啦！再守老一套不成麼！」

x

x

x

下晚老曹和老孫頭幾個人，又研究了一下，把風眼又仔細的改造一回，弄好了，第二天又做了第二次試驗，這一次的成績是：

「每斤焦炭能化十斤七兩鐵，一點鐘化了一噸八百公斤，一天化了七噸，爐還沒有紅，而且比子不用人往外拉，打開眼自己就滾出來。」

這次改造化鐵爐的成功，根據廠方的計算：

「在同樣時間內能比過去多化二噸鐵，省四個人工，每天化七噸能省焦炭五百二十公斤，核價省二十八萬八千元。」

爲了這事，全廠開了個大會，給老曹記了特功，又號召大家大膽創造，別抱著老一套不放鬆，雖然我們這個廠子還小，機器趕不上別的大城市大工廠那樣，只要大家努力想辦法，廠子裏的生產也不能落後。另外又獎給老曹三十萬元錢。

六、服了

開完大會那天晚上，老曹把得的獎金拿出來十萬，買了點花生、瓜子，把化鐵爐的工友都找來，大夥一看，都不好意思的，也湊錢買了點糖塊，算是給老曹賀功。

把工會主任大老劉也找來了，去找老子頭，老子頭怎麼的也不來。小李回來說：

「不行！這老頭子像大站娘似的，怎麼也不來！」

老曹想了想說：

「我去，非把老頭請來不可！」

老曹去了，果然不多一會，就把老子頭拉了來，一進門，老曹就笑着對大夥說：

「到底把我們老工長請來了！」

老子頭紅着臉，笑嘻嘻的飄着鬚子說：

「說真個的，我真沒臉來！」

大老劉笑起來，一下子把老子頭按在床上坐下：

「你這回服啦？」

「服啦！」

老曹抓一把糖，放在老子頭的手裏，笑着說：

「你吃點糖吧！我們這些年輕人太毛燥，有什麼事你可得多包涵點，往後我們跟你學的日子多

着呢！」

老子頭更不好意思，忙說：

「哎呀！快別說了，過去的事全恕我！」

老曹說：

「這事也怨我，剛來就跟于師父鬧了意見，我心裏看不起我，看出爐有毛病，我也不吱聲，在旁邊看笑話！」說着回頭看看大老劉，接着又說：「那陣我還沒覺悟哪，反正灑兩手淨錢就是了。這陣我明白啦！這是我們自己的天下，是我們工人的家。」老曹停了一下，接着說：

「雖然我懂得點道理了，可是還不多，以後還得多懂得點，這回要沒有大夥幫助，我也立不了功。我們都是一家人，老工長別生氣啦！」說着就對老子頭作了個揖。老子頭忙起身說：

「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連連的給遞了好幾個牌，大夥一看這情形不禁的哈哈大笑起來。

X

X

X

第二天上班，大夥都高興的圍着新改的爐工作者，鐵水不停的嘩嘩的瀉着……

小李的快板又出來了：

「老母豬

頂呱呱

黑焦不用鑊

梳子不用拉

……

……

多生產來

呱呱呱！」